



癸巳存稿卷之十

黻俞正燮理初



金石文

許慎說文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是始重金石文者也文中子周公篇云邳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錢貝畢具至趙宋卽以此名學然周穆王吉日癸巳石刻乃小篆癸巳巳字作戊己之己其偽可知漢書郊祀志云李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此或真器少君探知之而南史劉杳傳詩魯頌正義並云齊人掘地得齊

校稿車改

校稿車增

子尾嫁女牛尊正作犧牛狀其事已不可信宜興有陸機撰  
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內史御史中丞  
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孝侯周府君之  
碑唐元和六年縣令陳從諫重立黃某書塗中京下都督乃  
吳官周處入晉不爲此官且碑言處父魴爲新平廣漢二郡  
太守碑題與文皆僞也唐闕史云裴休親表宰曲阜土人墾  
田得古鐵器如盎有古篆九字曰齊桓公會于葵邱歲鑄劉  
蛻曰葬而虞卒哭乃謚葵邱歲爲桓公三十年未卒不得以  
謚稱也休悟命擊碎之五代史唐六臣傳云張策父同爲邕  
管經略使策少好學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

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十一字策曰建安二十五年改延  
康十月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二器皆初出土者  
蓋已先售其欺矣避暑錄話云長安李氏有端硯刻字云天  
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敞辨之云天寶稱載  
不稱年時爲郡爲太守至德後始爲州有刺史李元不應豫  
知也是亦穆王刻石之類明有隋大業君臣銜署石刻蘭亭  
序又宋人傳唐太宗所得王羲之手刻樂毅論石本今尙有  
傳者又有宋刻王羲之小楷大學石本總爲不誠耳

開元錢

舊唐書食貨志云武德四年七月行開元通寶錢其詞先上

後下次左後右讀之又云自上及左回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乾封錢流俗乾字在上封字在左尋悟其誤卻用舊錢然則乾封元寶元字不改開元元字之位此元寶之誤一也宋史食貨志云淳化時改鑄淳化元寶自後皆以元寶爲文至寶元時仍曰通寶然則北宋人見宋時元寶因以今概古所謂一孔之見此開通元寶所以致誤者二也隋唐嘉話云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陽率更所書畫墁錄云開通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今則不然自明天啟三年收古錢歸鑪改鑄後楷字錢少八分字錢尙多流傳者惟開元開通有異議耳博異記有上清童子元寶岑文

本曰元寶錢之文也太平廣記言唐元宗時王元寶巨富時人呼錢爲王老摘取錢文耳蓋武德時鑄開元通寶自取佳名後開元年號同之猶明時日本鑄寬永通寶後亦寬永年號同之回環讀爲開通寬通則元寶永寶亦自有義宋姚寬西溪叢語引李審言記聞云唐錢文有乾元重寶開元通寶世俗淺者曰乾重元寶開通元寶朝士亦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蓋宋時錢文有回環故朝士言如此不悟開通之義亦止庶幾乾重之名必不可解執一孔之見反謂開元爲非則不思之甚矣西溪叢語又引唐六典謂之開元通寶合之唐志開元之義可知又開元錢背有肩文能改齊漫錄引談賓

錄通鑑考異西溪叢語俱引凌璠唐政錄要畫墁錄俱言進蠟樣時寶皇后甲痕通鑑考異引薛當唐聖運錄云文德皇后甲痕能改齊漫錄引青瑣集攷古質疑引涉世錄俱云開元時楊妃甲痕其言雜出人與年不相應其言甲痕亦自有義漢時西域罽賓錢文騎馬幕人面烏弋山離錢文人頭幕騎馬安息錢文王面幕夫人面錢有后妃甲痕宜也開元錢亦有無甲痕者又有地名京洛潤益者則會昌時鑄也魏書高道穆傳云表請改鑄大錢載年號以紀其始及宋孝建錢不言年號在面在幕火珠林以五銖錢有字者為陰實則孝建四銖太和永安五銖及有年號錢當以有字者為陽與鏡

背碑陰其用不同也  
太平天命天聰順治通寶  
 嚴君可均所藏錢天命錢有清文有漢字清文為阿卜喀衣之汗稽哈福寧阿天聰錢有清文  
 皇朝通考錢幣考云天聰通寶一為滿文一漢字嚴未見漢字錢也今海州武洪甌有之崇德錢云未見順治錢有背文  
 日一曰二曰一兩其穿上曰十又有無背文者  
今說鈴後集述異記言康熙四十年嘉興城隍廟河開出古錢一罈又順治通寶錢數千背無字即此錢也云順治錢無光背為不可解則是未檢之  
 又有背文曰丙曰午又有背文上戶左戶上工左工左

同大上陽左陽陽和上福福建左云雲南上臨左臨臨清上東濟南左東  
連筠蓂叢書

此及下均極稀事也

上襄襄陽上荆荆州左荆上宣宣化左宣上原太原左原上昌南上寧

寧上浙杭州左浙上河開封左河上薊薊州左薊上制左延延安右延

皆順治十年以前之錢其背文戶一厘工一厘陽一厘同一

厘福一厘臨一厘江江寧一厘宣一厘原太原一厘薊一厘昌南

一厘寧一厘寧夏河河南一厘浙一厘陝陝西一厘雲雲南一厘則十

年所定重一錢二分五厘者後又加鑄如當二錢背文左漢

右清文曰同福臨東江宣原薊昌河寧浙陝陽亦有左清文

右原字者其京局寶泉寶源皆清文此十四年以後錢雍正

七年定例寶泉寶源寶直等皆清字

背珠琉球波上寺銅片

榜福車改

榜福車改

榜車竹以後錢也無版正七年以下

康熙錢版正錢

泉戶源工同大福州臨清東瀾江甯宣化原太蘇州薊州昌城南湖南甯江

廣州浙江壹陽桂林陝西雲南大理漳州

祿勸蒙自雷益

陽和武昌黔有雲雲川四

貴州甘肅晉太原安江甯濟南直隸定

伊黎藏西乾隆錢

葉爾羌普爾阿九蘇普爾

天命天聰順治通寶其後

汪檢討楫使琉球雜錄云波上寺閣中扁固銅片上鑿番字

背鑿元和二年壬戌六字不解何義吳寶厓曠園雜誌云波

上寺小板閣像前銅片旛鑿奉寶玉幣四字餘皆番字背鑿

元和二年壬戌六字案元和以漢字紀年漢章帝元年甲申

唐憲宗元和元年丙戌皆去壬戌甚遠其他用漢字者安南

則明史云嘉靖九年改元元和則元年庚寅歷代紀年考當

嘉靖十四年改元則元年乙未去壬戌亦遠日本則大成年

代廣記云百九代後水尾元和元年乙卯當明萬厯四十三

年其二年丙辰八年壬戌所可知者惟此墨莊漫錄云昌國

縣寶陀山望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船到此必有所禱

寺有鐘磬銅物皆雜林商賈所施多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多有文采則沿海諸島宋時已多外國年號銅器此當是日本之物日本元和當與荷蘭爭臺灣之時天主教方熾時琉球亦屬日本番字不知何語雜錄雜誌於二年八年丙辰壬戌有誤記耳大成年代廣記日本書也

日本寬永通寶

日本寬永通寶或讀作寬通永寶實則先以寬永取義日本寬永元年甲子當明天啟四年其三十年癸巳當

本朝順治十年明年甲午本國改元正保三元指掌大成年代廣紀所記皆同徐氏葆光中山傳信錄云日本寬永元年

當明天啟二年壬戌誤也

皇朝通考四裔考載崇德四年朝鮮奏繳日本國平義成所貽書署云寬永十六載己卯五月日則寬永信始甲子矣其紀年始甲子止癸巳今鑄錢仍用寬永者蓋以其名美三元指掌書名八卦通變指南見周氏琉球國志略

太公

水經渭水注云磻溪水出南山茲谷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蹠餌兩膝遺跡猶在其地在斜谷北源之西清水注云汲城西北亦謂之磻溪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

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內汲人也案史記云呂尙者東海上人孟子云居東海之濱古蓋傳聞異辭然秦策云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則太公亦轉徙無常尉繚子云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會盟津人謂之狂夫則汲宜有太公之蹟清水注又云汲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爲汲令立碑於其上嘉慶十二年冬至汲城西北三十里太公泉碑乃魏武定八年穆子容書入廟讀其碑云齊太公

核稿事乙

呂尙者此縣人也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元襪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詢之曰爾名爲望乎荅曰唯爲望吾如有所見於汝太公言其年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俱歸以爲卿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其語質野頗與他書不同莊子田子方篇云文王觀於臧有一丈夫釣文王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弗安也於是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髯乘駁



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民有瘳乎諸大夫  
蹴然曰先君王也王其無他遂引臧丈人而授之政三年以  
爲太師北面問政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夕  
遁終身無聞疑卽太公事而別傳爲臧丈人又言辭遁以掩  
之其言帝命同一託之於夢史紀其事耳周志非誣也晉書  
束皙傳云太康二年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曰紀年十  
三篇曰易經二篇曰易繇陰陽卦二篇曰卦下易經一篇曰  
公孫段二篇曰國語三篇曰名三篇曰論語師春一篇曰瑣  
語十一篇曰梁邱藏一篇曰繳書二篇曰生封一篇曰大歷  
二篇曰穆天子傳五篇曰雜書十九篇曰簡書折壞不識名

題者七篇雜書爲周書論楚事爲周倉田法爲周穆王美人  
盛姬死事不知碑引周志是何篇書也宋書符瑞志云文王  
將畋史徧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佐昌臣太  
祖史疇爲禹卜畋得皋陶其兆如此王至於磻溪之水呂尙  
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今乃見光景於斯六韜文師  
其言亦然但云史爲舜占耳寫本如此釋  
史引作爲禹聖賢遺蹟記者多

異詞不足爲疑或曰禹柰何得皋陶宣十六年左傳羊舌職  
云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卽論語子夏言舜舉皋陶不仁者遠  
由禹稱之也古書蓋備列其事今人以不見而疑之又李石  
續博物志汲有太公廟潁北有伏生冢皆本水經而王士正

香祖筆記云李石附會可笑其笑不在七情之中者也

伏生碑

魏張晏字子博中山人其漢書儒林傳伏生注云名勝伏生碑言也後漢書伏湛傳則云伏勝字子賤顏氏家訓書證篇云隋永昌郡城舊單父地東門有孔子弟子處子賤碑漢世所立言沛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漢人言伏生祖孫同字張晏所言伏生碑當是墓碑酈道元亦魏人宦於山東其水經河水注云漯水又逕伏徵君墓南有碑今尚存是伏墓碑魏時尚及見之今鄒平亦有伏墓其地在水經濟水南與有碑之墓隔漯濟二故渠偽也史記漢書俱言文帝使掌故鼂錯

往受尚書水經注碑云使掌故歐陽生等

邱氏

左邱明子孫為邱氏見廣韻引風俗通取確矣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得吳興邱遲墓碑稱遲邱明後則漢至六朝俱言邱明為邱氏並無異說顏師古急就章左地餘注始言左邱明本魯左史繼守其職遂為姓元和姓纂亦兼存其義古譜學由上及下始有世系唐以後譜學則先列一姓而後搜古名人以實之此左邱明之所以入於左也今人又言左思為左邱明後且為之說曰據左思為邱明子孫在山東者姓左不姓邱嘗檢晉書以質之晉書云左思齊國臨淄人其先齊

板橋車增

不得有此一據也其人不言久之乃謂風俗通不可信及言伏生墓又謂水經注不可信如此則妄作而已矣

省堂寺碑跋

右省堂寺碑拓文碑在莒州大山東麓文十八行頌五行年月一行行三十六字文首有文起二字在格外蓋前有刻像此本可識者七百餘字無題額無撰書人姓名其文云三十五人等頌則云九十人等蓋後猶有題名其署大唐永徽元年歲次庚戌四月二十八日刊小滄浪筆談云永下庚下字不可辨唐年六永惟永隆庚辰元斷為永隆時碑誤也碑有

按稿本增

稿本以此

按稿本改

稿本以此

稿本以此方志以此蓋六嫌矣

甯道願莒州志云有道顯字碑有苑副督公亮志斷副督云有副督字碑三十五人字甚明志云有三十六人字碑云脊枕五星飛薨挂月近視與五嶽爭峯志斷月近云有丹道字碑云鑊湯止沸東矚原墜之澤志斷沸東矚三字云有沸騰字碑云粧嚴以洛浦之珠志云有粧散字方志悞也碑中尠乃鮮字隙乃隰省魏永平時鄭文公碑使協皇華原隙斯光亦然粧嚴嚴近分書孔廟同文門魏正光碑陰兩嚴姓青州殘碑嚴胡道亦然鼻下刀即几音殊轉宋人或以為從人言鼻人鳥隸刀即篆人也故又譌作鼻而從乃者不知從刀則是爾雅鳴鶴剖葦謂從人從乃者又不足言矣璠兼雅璠俗璠

兩體而字不全苑卽苑何忌苑羊之苑而加山音綿青州齊臨

淮王像碑神爵集苑亦然咎字作咎同文門齊乾明時碑殘

缺中見半字亦卜右多一筆蓋取茂美碑博從薄字應作薄省

壁柱也穿應作穿堯應作堯勢應作勢蹇應作望皆用俗怪

袞亦族別體或亦作挨或又作袞魏高澄碑此非齊高澄墓在德州率

袞攻圍族旅皆從衣不可解也碑徒作徒脩作脩案易繫傳

損德之修也釋文馬融本作德之循也管子抱蜀不言而廟

堂既循一作既脩左傳脩及元冥呂氏春秋作循史記文帝

紀循從代來功臣漢書作脩蜀志後主傳及費禕傳郭循張

疑傳及魏志齊王芳紀作郭脩韓文考異方氏云唐人書修

按福本增

按福本改

福本如是

近循楚辭亦有悞者皆循之佳證也歡作歡知觀勸及舊舊  
舊等俗別之情圖字作畺一切經音義引衛宏定官書云圖  
畺二形同說文畺古文畺漢簡以畺爲圖古文而以畺之古  
文爲畺通蓋無稽之論然圖畺實通寫衛宏詔定官書時已有  
之今之鄉畺是圖字從都團轉音又圖以輔籍自周時已然  
明制有圖冊里冊之首有一圖故曰某畺或云當從周禮都  
鄙讀畺爲鄙不知以畺爲圖胥吏書如此漢官書亦如此豈  
得人皆言圖而獨言是鄙也阝字省去今國字中從王王者  
草書或字也其終淪作終論測妙作惻妙刻削作剋削悟道  
作悞道涌出塔涌作踊皆聆音可知碑云說菩薩空之事借菩

卷一

卷一

七

連筠籒叢書

爲普也。頌中純隱等供純爲紆形轉。紆隱者謂沙門及居士以純當緇。禮論語皆有之。混屯屯作毛。風俗通言毛姓。水經注言屯氏河皆由屯。毛中有毛字致譌。頂祀。祀本古文。書大傳禮縵糾縵所以相亂也。歡喜則喜加心。亦是古文。其暉作暈。則德州魏高貞碑清暈字亦同。渥中泥加土入其綜。宗加糸。音覩。蹬彼岸。蹬八正加足。巉魄崖。又加山。蘭則園加草。成佰仁。則伯加一。敖字初不可識。偃師金石志齊孟阿妃造老君像記。息子敖云。敖不曉何字。今思之實止敖字加一筆耳。幹則幹加一。高澄碑氣幹英發亦同。高貞碑則作幹。又澄碑憑春灑翰。席月抽琴。今人於幹翰中多喜加一筆。有由來矣。碑

後福本增

福本如是

云。眉間毫相儼若五山。又云。去仕傍徨。又云。基柯朽爛。事曠難周。應是玉山。去住基柯。朽爛書丹時誤也。知是書丹時誤者。漢張遷碑云。荒遠既殞。定是賓誤。加友。又云。爰旣旦我君。定是暨字誤。分兩格。禮雜記。甕甗。筭衡實見。間祭義見。間以俠甗亦闕。分爲二字也。魏高澄碑銘云。痛矣離長上。乃池枝爲韻。定是長離誤。倒蓋出泉書文各司其事。不復眾校。古人淳至如此。至往劫求師眾多。裊那淳于五嶽。天宮愛性。復有日居月諸。雜以分篆。唐六典云。石經碑碣。大篆分書也。六朝唐初風氣。以分篆隸及假借俗別。雜合一石。景龍以後。希觀斯製矣。其言雙樹生。雙侍郎。蓋小名云。故佛堂是脩葺也。而

稿事以此

云建立則侈言之云其捨五家之財佛書云人生見在財產  
五家所共何謂五家一曰國王官長一曰水火一曰盜賊一  
曰刀兵一曰不肖子孫是也又曰造石碑像卽是此石嘉慶  
壬戌小除日

麩條子

麩條子曰切麩曰拉麩曰索麩曰挂麩亦曰麩湯亦曰湯餅  
亦曰索餅亦曰水引麩釋名云湯餅索餅隨形名之宋張師  
正倦游雜錄云水瀹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者皆可呼籠餅是  
也索餅乃今麩條之專名其湯餅則凡麩餅入湯及凡切餅  
爲方圓長形入湯之總名晉束皙餅賦文字多譌其二云麩迷

離於指端手縈迴而交錯或以屬之牢丸其事狀似今之挖  
搭湯及片兒湯而牢丸之名又今之湯圓不相應也魏賈勰  
齊民要術餅法有水引餠餈有膏環其水引餠餈云按如箸  
大薄如韭葉一尺一斷盤中盛水浸又云粉餅同其膏環云  
米屑溲如湯餅麩手搦圈可長七八寸許屈令兩頭相就然  
則水引餠餈者湯餅中水引麩條也粉餅同者今粉絲也膏  
環如湯餅麩者今餛飩也而水引餠餈之名則又今之湯餠  
餠亦謂之扁食不相應也歸田錄云湯餅唐謂之不託今日  
餠餈知宋時專以水引麩條爲湯餅與齊民要術所言者合  
但名不同耳傷寒論云食以索餅今醫書則謂之湯麩又謂

之麪湯清異錄云釋鑿與天台山居頌湯玉入甌謂湯餅瑩滑蓋湯餅為湯麪總名又云金陵士大夫家溼麪可結幫帶則專指麪條齊書何戢傳云太祖好水引麪戢令婦女躬自執事設上焉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為生日湯餅耶嬾真子云湯餅即世之長壽麪宋樓鑰北行日記云乾道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生朝作湯餅元張翥取高樓詞壽仇先生云願年年湯餅會樂情親水調歌頭詞自壽云臘蔬開紅玉湯餅煮銀絲真水引麪矣生日湯餅古人生子亦設湯餅唐劉禹錫贈進士張盥詩云憶爾懸弧日余為坐上賓舉箸會湯餅祝詞天麒麟大明會典百三皇太后

福壽末作末

壽且正統間有壽麪東宮千秋節宣德間有壽麪乃取湯餅麪條長壽之意宋馬永卿嬾真子謂之長命麪其為長條可知

牢丸

牢丸之為物必是湯團宋以來多作牢丸陸游詩自注云聞人德懋言牢丸是包子亦向壁之言老學叢談云牢丸者牢丸也即蒸餅宋諱丸字去一點相承已久亦向壁之言北宋蘇軾集已作牢丸豈知豫避靖康嫌名耶其言丸去一點為丸今市語丸為末丸猶然

豆

豆

豆

豆

連筠簪叢書

福壽末作末

書大傳云火昏中可以種菽宋陳敷農書六種之宜篇云四月種豆七月成熟矣是豆夏生秋成也雜陰陽書云豆生於槐九十日秀秀後七十日熟又云豆生於申壯於子長於壬老於丑死於寅惡於甲乙忌于卯午丙丁小豆生於李六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其生壯長老惡忌與大豆同凡種五穀以生壯長日種者多實以老死惡忌日種者收薄云云生申死寅之日亦見齊民要術蓋以物性干支好惡言之非言月建也豆實秋成淮南子地形訓云黍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豆自有五月種十月收者王褒僮約云十月收豆太平御覽引注云十月民輸租據收斂畢

始輸租則租非十月之豆其文以韻讀之豆亦租字之誤惟宋祁益部方物略記佛豆別一類秋種春斂此即胡豆張騫使西域所得與麥同種同收亦名蠶豆以蠶時熟也黠謂之北豆如倭瓜北瓜也

芝栢解

老學叢談云無花果醞醋內則注無花而實者名栢江東人以楊梅煎汁飲之即內則之醞內則桃諸梅諸諸即菹也濫即乾櫟云云檢內則芝栢正義度蔚云無花葉而生者曰芝栢王肅云無花而實者名栢賀氏云栢軟棗今案栢軟可通軟棗即丁香柿然芝栢止是蕈今書作蓋亦謂之菇非無花

栢車與此上栢



果乃無花葉而生者也其形似芝

喫羊皮

羊皮爲裘本不應入烹調鈞磯立談云韓熙載使中原中原人問江南何故不食剝皮羊熙載曰地產羅紈故耳乃通達之言洪皓松漠記聞云金人宰羊但食其肉貴人享重客間兼皮以進必指而誇曰此燔羊也或金人召皓會效南味故指而告之使之多食未必享重客用此且亦何至誇也著書者多不識人本意致失其實嘉慶甲戌乙亥後鐵門有回回賣兼皮羊名曰禮羊其價倍於市價必四斤而後賣由此致富真能人也

稿本與此編

書鎮洋縣志後

右志乾隆九年修者後冊載王忬留巡按飯子鷺用雞首尾曰御史無食鷺例也案王世貞家乘考言其父以御史家居巡按來訪則留飯腥蔬不過十簋或少盃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鷺必去其首尾以雞首尾益之曰御史無食鷺例也其言例甚奇檢正德四年大明會典百零三百零四精膳司筵宴天順初外蕃有鳳鷺其下程則王國及差來人衍聖公張真人外蕃皆有鷺今

大清會典光祿寺一等漢席二十三筵有鷺雞鴨二等二十筵有雞鴨三等十五筵有雞然則十筵不用鷺鴨王忬蓋以

御史明七品公宴不用上等饌家居留客飯何須襲官例又作偽益非矣

酒

黠俗清明汲水釀酒爲一年祭祀之用然不得佳籟酒多腥劣或得色紅甘冽者族鄰相賀以爲此古所謂福祿水也亦謂之紅娘過缸酒婦女簪花缸面分餅時翦紅紙蒙之題以喜字案籟從米亦作鞠亦作麴從麥今所謂大麴者蒸擣大麥爲之而黠麴多從生藥鋪敝篋埽贖藥屑合作麴如棋子大且偏重附子烏頭菴蕩以麥麴黏之宜其腥劣忽得色紅甘冽者真可喜也

青海鹽

政和經史證類本草朱書神農本經云戎鹽主明目目痛益氣堅肌骨去毒蠱名醫別錄云戎鹽一名胡鹽生胡鹽山及西羌北地酒泉福祿城東南角北海青南海赤蓋兼吉蘭泰河套及青海之波羅沖科克言之是西羌之鹽古入中國佛書言大信度國出赤鹽色如赤日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遠方以之爲藥西夏時鹽宋人謂之青鹽內地大行見宋史孫甫鄭文寶傳又泊宅編云西安州卽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無水源但乾沙耳又二日至西海水味不甚鹹中有顆鹽大者重三四斤其色紅瑩軍行以和食飲池

周回可三十餘里四旁皆山中役夫三千餘絕塞難得鹽自  
 熙河蘭鄯以西仰給於此其云青鹽則別錄所謂北海青也  
 其云紅瑩則別錄南海赤也明陸容菽園雜記環慶鹽池有  
 水晶鹽方塊如骰子有鹽根如石可規為槃孟甘肅寧夏有  
 青黃紅池鹽

幘

史炤通鑑釋文於衣襍云博木切爾雅裳削幅謂之襍胡三  
 省辨誤云爾雅乃襍字此襍當音房玉切吧也所以包裹衣  
 物俞玉吾席上腐談云幘頭以幅巾裹首字音伏與襍被之  
 襍同今譌音為僕是宋時多有誤音說文云幘吧也集韻逢

玉切云帕也幘頭卽吧首卽今包頭幘被衣幘卽包被衣包  
 其從衣之襍為或從字袂則今俗字

錦地

魏志倭國傳云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紺地句  
 紋錦三匹臣松之以為地應作綈漢文帝著皂衣謂之弋綈  
 是也地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之誤也案綈為厚繒  
 錦為織采絲罽為氈字今作毯亦織采毛也既為綈則不得  
 為錦為罽矣凡繪畫之事皆有地錦罽皆織畫當有地地字  
 正體也

火浣布說

稿車無此篇

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神異經云南方有火山生不燼之木  
晝夜火然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色白績作  
布若汗以火燒之則清潔太平廣記載梁四公記云南海商  
齋火浣布三端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木堅毛  
柔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萬震南州志云大秦海中斯調州  
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  
黑若垢汗入火中便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間門  
樹皮也單字還音又引括地志云火山國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  
績爲火浣布梁任昉述異記云南方炎火山四月生火十二  
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葉至火生時草木葉落取木

皮績之爲火浣布明鄺露赤雅云苗中火浣布有三種一畢  
方麻一祝融木一火鼠毛其用之者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  
傅子曰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伴  
汗之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也宋蔡條鐵圍山叢  
談云火浣布若木棉布色青鷲投火中則潔白宣和政和以  
後盈管而至御府紉爲巾襦裙袍之屬蓋東漢時始至中國  
宋時則尋常南貨矣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云火浣布色微白  
以手拊之則餘粉染指如弄蝶翅此則木皮所績餘脂猶在  
亦常物今四川越巂廳番地五蠻山石縫中有草根名不朽  
木其性純陰織成布用火浣四川通志云窮人乃用之也抱

朴子論仙云魏文帝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今案文帝謂世稱火鼠毛為布垢則火浣如新者妄也火無生育之性鼠焉得生其間為典論刻之太學明帝世有奉此布來貢者乃刊去此碑而列子湯問篇云周穆王征西戎得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布浣則投之火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也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列子晉人王浮葛洪以後書也以仲尼篇言聖者湯問篇言火浣布知之

不借

後稿本增

周官弁師注云璆讀如薄借綦之綦儀禮喪服繩菲注云今時不借也疏云周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漢時謂之不借凶荼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也釋名云齊人謂韋屨為菲以皮作之亦曰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於人也齊人曰搏腊是皮屨方言云絲作者謂之屨麻作者謂之不借急就章裳韋不借為牧人顏師古注云小屨也以麻為之是麻屨崔豹古今注云不借草屨也漢文帝履不借視朝是草屨三說不同案東方朔傳云孝文皇帝足履革舄注顏師古云革生皮也革舄不用柔韋言儉率貢禹傳云孝文皇帝衣綈履革揚雄傳云綈衣不敝革鞜不穿蓋天子本有皮屨

漢文不求精麗臣下以不借目之謂是草屨不近情也鹽鐵論散不足云古者庶人鹿菲草芟縮絲尚草後則綦下不借鞞鞞革舄今富者革中名工紈裏紉下越端縱緣中者鄉里間作而婢妾韋脊絲履依此則不借非草非革非絲之專名四者皆可名之有綦而苴薄今之薄底鞞耳

布

古人所謂貨賄財皆從貝不必是金其貨布銅鑄者王莽時物疑莽亦有所本今外域俱用錢而中國古時亦實有鼓鑄不能徧及之處周時納賄以錦至春秋時金猶未通行惟管子書言金戰國時金始為貨相沿至今而亂離之際鼓鑄不

給猶用布帛可知古用布帛亦自然之勢非可久因也魏志云黃初時以穀貴罷五銖錢用穀帛人多巧偽競以溼穀薄絹為市嚴刑不能禁太和元年復行五銖錢南史孔琳之傳云晉桓元時議用穀帛琳之曰穀帛為寶本充衣倉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勞於商販之手耗於割截之用晉書張軌傳云索輔言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宜復五銖魏書倉貨志云魏初民間皆不用錢自鑄太和五銖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賈不通任城王澄言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

濟有無徒成杼柚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請新舊諸錢並得通行唐書食貨志云貞元宮市以中官爲宮市使取物於市以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觀魏晉北魏唐所行知用布帛不便巧僞則害人裂匹爲尺則害己此其弊也太公九府布於布束於帛則布錢也帛以束錢古人所謂錐刀之末錐分碎金刀分碎布古亦錢穀布帛金貝兼用耳

畝制

步弓之數著書者多不詳言案秦商鞅開阡陌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弓過六尺有誅蓋周以八尺爲步秦以周尺六尺爲步六國及漢初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周制步百爲畝八

尺步也商鞅改二百四十步爲畝六尺步也六國東田步百爲畝六尺四寸步也鹽鐵論未通篇云古者步百爲畝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漢武帝改東田六尺四寸步也自周以後漢武以前計之畝有四等六國漢初東田取小周田次之商鞅田次之漢武東田最大魏書高允傳云古人言方一里今田三頃七十畝百里爲三萬七千頃今推其數微誤方里爲三頃七十五畝方百里爲三萬七千五百頃卽漢武法通典言唐制同舊唐書職官志戶部云凡天下之田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畝百爲頃竇儼唐書音義云小畝百步周制中畝二百四十步漢制大畝三百六十步齊制宋時

用中畝則趙宋以前皆二百四十步別有小畝大畝之名今亦然今尺大五尺爲步順治十一年定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會典云丈量州縣地用步弓旗莊屯地用繩民間以二百四十步爲糧畝其大制則縱黍營造尺長五尺爲弓方五尺爲步畝積二百四十步里長三百六十弓頃有百畝頃積二萬四千步畝爲十分分積二十四步河北又自有三百六十步中畝七百二十步大畝不同糧畝數也江南畝制又異徽州平疇水田畝積百九十步斛水田積二百十步高原田積二百六十步山田積三百步屋基墳墓地積二百步次者積二百五十步又次積三百五十步山地積五百步城中附治等

正地一等正三十步二等正四十步三等正五十步四等正六十步當田一畝此一清釐等則也又一清釐等則步弓方五尺畝積二百四十步凡地一畝歛折田五分六釐一休寧折七分三釐八婺源折六分一釐五祁門折六分二釐七黟折五分四釐五績溪折五分八釐三山一畝歛折四分三釐四休寧折二分二釐一婺源祁門俱折二分二釐二祁門後攤入田黟折一分三釐三績溪折二分零二塘一畝歛充一畝一分九釐一績溪充一畝零一釐一休寧婺源祁門不充不折黟折六分四釐其衛戶屯田執田不出運者輸津貼銀由州縣衛所官徵解散給運丁如運丁就近自向佃戶取租



者聽新安衛屯田每畝津貼銀八分

陸景思秋成詞

有秋爲古今君相所重齊東野語載陸景思賀賈相生辰甘  
州詞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米三錢論從來活國論  
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間民一飽餘事笑談間其人雖不終  
言不可廢惟其言係頌公田故云間民飽也斗米三錢乃漢  
永平唐貞觀時事不及漢宣時石米五錢若梁侯景亂時斗  
米八萬錢其世界可知矣唐聶夷中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  
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古人皆服其遠到宋呂夷簡  
爲郡守上言乞不稅農器真宗知其可爲宰相楊萬里詩云

福壽必是

昇平不在簫韶裏只在邨邨打稻聲元宋褰詩云城南父老  
髮垂肩拄杖支頤語可憐餽飣不甜寒具小風光那似十年  
前皆佳詩也因覽陸詞拉雜書之自古巧詐亂離之時必力  
農者勝管子小匡言立甯戚爲大司田云墾草入邑辟土聚  
粟多眾盡地之利齊所以霸秦開渠力耕卒并六國蕭何撫  
循關中轉粟餉軍韓信初歸漢漢以爲治粟都尉光武使寇  
恂力農河內爲爭天下根本袁紹軍會桑椹袁術軍會蒲葦  
魏武於許屯田州郡並置田官司馬懿言天下不耕二十餘  
年請務農積穀昭烈入蜀倥偬戎馬首立督農官魏蜀烏得  
不建國也魏太武帝問高允政以何先允言廣田積穀公私

有備太武為除封禁良田之令以賦百姓魏以富彊洛陽搢紳舊聞言張全義在洛時民間相語大王於好聲伎等間不笑獨見好蠶麥笑耳此亦蕭何之功惜所事非人然朱梁富強不可及矣金史宗雄傳云案視泰州地土北京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太祖從之徙萬餘家屯田泰州宗敘傳云請募貧民戍邊屯田給以廩粟世宗以為盡心於國此皆事在賈前者屯田公田利害當別論愛陸詞為廣之唐德宗言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杜棕言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此固非小朝廷所能當也

尺

後稿本增

會典云橫黍尺當縱黍尺八寸一分縱黍尺當橫黍尺一尺二寸三分四釐五毫七絲一忽三微湖海集云工部尺合一百三十五黍戶部尺合一百四十八黍成君瓘云工部尺合一百三十五黍十分黍之三外營造尺合一百三十六黍十分黍之七又案今修會典縱黍為營造尺橫黍為律尺俗用裁尺一尺營造尺一尺一寸一分一釐一毫律尺一尺三寸七分一釐七毫營造尺一尺裁尺九寸律尺一尺二寸三分四釐六毫律尺一尺裁尺七寸二分九釐營造尺八寸一分天三百六十度在天一度在地二百里與數理精蘊同是用縱黍尺五尺為步一千八百尺也古言在天一度在地二百

五十里是用橫黍尺五尺為步一千八百尺也橫黍尺地周九萬里縱黍尺地周七萬二千里

石斗升

漢石千合止古稱千兩六十二斤半今稱二十四斤同度記云考工石方尺深尺五寸六分二釐五毫積千五百六十二寸五分以方尺許之深一毫者積萬萬毫六分二釐五積六方一分當百萬毫此當云積千五百六十二寸五分刊本遺卻百字又云石重百二十斤合今三十斤四兩三錢七分五釐金方尺深尺又云漢石方尺深尺六寸其言於古不能合今量數則順治十二年頒官斛康熙四十三年又定升方四寸深二寸容三萬二千分斗方

稻車千萬、作十萬、某當作十萬、下句百萬、此當作百萬、

八寸深五寸容三十二萬分方寸積百分立方寸積千分也每斛五斗積一

百六十萬分雍正十年定求升斗斛石以寸法定容積之率

升積三十一寸六百分斗積三百十六寸斛積千五百八十

寸石積三千一百六十寸升方三寸深三寸五分一釐斗方

六寸五分深七寸四分七釐九毫斛方尺深尺五寸八分石

方尺四寸深尺六寸一分二釐較康熙時升斗略小黦又有

小升斗以官石一石作三百三十二分一分為一升二十分

為一斗十六斗為一市石仍多十二小升案史記孔子世家

正義云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是唐合三為一之數宋史皇

祐新樂圖記云黍斗三斗當今二斗九升五合則皇祐樂斗

比古略大沈括夢溪筆談云古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則宋時官斗視唐斗又大元史倉貨云至元十九年令輸米者止用宋斛蓋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則元初用遼金斗尤大矣今黟升乃古升其稱租則以二十斤爲一秤其大數秤以三百二十兩石以三百二十升

宋秤

秤爲稱之草書字小爾雅云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不知其文於古何所釋意小爾雅隋唐以前書宋人又增續宋明人謂家語出自阮逸蓋逸略有編排十五斤之秤五代時始見之馬令南唐書苛政傳云張宣鎮鄂州賣

炭者率以十五斤爲秤無敢輕重宋人則盛行其數宋史律厯志云景德中以御書真行草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綮爲一錢以二千四百得十五斤爲一稱之則皇祐新樂圖記阮逸胡瑗言隋實以二斤爲一斤今十五斤秤乃古三十斤一鈞也數多錯出然可知爲宋今秤也夢溪筆談云予考定種律及受詔改渾儀求秦漢以前度量升斗古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古三斤當今十三兩皆古不及今三之一其秤則以宋斤十五爲則職官志有給炭月二百秤月百秤月三十秤月二十秤青箱雜記云楊億與王旦書曰山栗一秤聊表郵信夢溪筆談云施昌言發尸毘墓得千餘秤炭侯

鯖錄云元祐六年汝陰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餘柴數十  
 萬秤宋史職官志奉祿制上云宰相樞密使歲給炭十月至  
 正月二百秤餘月一百秤以下三十秤十五秤二十秤墨莊  
 漫錄云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秤清波雜誌云蔡京庫中  
 點檢蜂兒現在數目得三十七秤是在宋見於官文書流為  
 常談也大金弔伐錄云宣和五年三月交物二十五萬九千  
 八百斤準一萬七千三百秤天會四年正月金致宋人參一  
 千秤二月八日書致人參二十秤二月十日書致人參二十  
 秤金史百官志俸給麴自五十稱至一稱元李志常西遊記  
 云昌八喇城西瓜其重及秤是金元亦沿此數宋朱或萍洲

可談云九宮山有金星銀星鱣音鱣背金銀星宛如一具秤斤  
 兩疏密無纖毫差惟秤星十五斤鱣背星二十斤枚枚如此  
 今黟之祖秤為二十斤

平

黍五銖合今平八分今一兩合六十二銖半今一斤合一千  
 銖此戶部平也明鄭世子律書云十二銖為今三錢明兩止  
 四十銖程君瑤田通藝錄云大黍十二銖今法馬二錢六分  
 八釐弱中黍十二銖今法馬二錢四分五釐弱俱太輕不合  
 孔君繼涵同度記云今一兩為九十五銖又十三黍又太重  
 不合也漢律厯志云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

兩之爲兩是二千四百黍也。隋書律厯志明言開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大業中又用舊稱。蓋兼二制。當陽玉泉寺有鐵鑊文云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治下李慧達建造鑊一口用鐵今稱三千斤。永充玉泉道場供養。言今稱者以別於古秤也。至唐六典明言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宋沿之。夢溪筆談云秦漢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其言九十二斤半當漢三百四十一斤大約古四十八斤當宋十三斤合三不及一。續博物志亦言今九十二斤準漢秤二百四十一斤。九石合古二十五石。宋稱比今平大也。同度記言今一錢六分三釐八毫七絲比宋反大矣而宋史厯志言以二千四百黍爲兩。新製

既定姦弊無所措。蓋空言而已。筆談又言古一兩當宋六銖半。其言不可解矣。會輿云雍正十年十月初七日定權衡表求營造尺以分兩定尺寸之法。赤金十六兩八錢。白金九兩。紅銅七兩五錢。黑鉛九錢三分。鑄高廣六面均者爲營造尺一寸。法馬形圓。求法馬以寸法定輕重之率。與前互明。

煤

大清會典內務府營造司云煤丁納煤萬斤準銀十六兩五錢。炭丁納白炭千斤準銀十兩五錢。黑炭千斤準銀三兩三錢。其出則加厚。

欽定宮中現行則例云康熙二十五年定冬季給內監月煤

百斤炭十斤煤一斤折銀一釐八毫炭一斤折銀五釐則其時銀一分八釐得生煤十斤

皇朝通考征權考云乾隆四十六年

諭近聞煤價比前昂貴西山一帶著直隸總督委員逐細端看無礙山場照例招商開採嘉慶九年十一月御史書君興奏煤鋪煤塊收小時生煤四釐一斤十斤直銀四分和土做塊軟煤一斤可得二斤每塊一斤四兩直銀三釐是一分八釐僅得生煤四斤半若軟塊則七斤半炊桂之言信有之矣日益繁富所以尤宜崇儉也

書套

今之書套套卽套套卽鞞鞞卽橐也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云持橐簪筆注張晏云橐契囊也近臣負囊備顧問師古云橐所以盛書也無底曰橐卽今書套無當者詩公劉釋文宋孫履齋示兒編俱引說文有底曰橐案左傳言橐籥又言篳會與肉置橐則橐爲今俗有底者

名帖

說文云帖帛書署也玉篇四百三十二同廣韻入聲三十二云帖券帖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題賦曰帖均就有署言之今人職名紙曰名帖古謂之刺後漢書禰衡傳云陰懷一刺魏志夏侯淵傳注引世語云人奏一刺悉書其鄉邑名氏

唐書百官志云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刺三曰移蓋名刺者刺取彼意見與否也前此則謂之謁爾雅云謁請也釋名云謁詣也詣告也書其姓名於上以告所至詣者也史記索隱云謁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載錢穀云兼載錢穀者以高祖書賀錢萬若今慶弔禮帖所列爲名帖中之一種漢書霍光傳注文穎云朝當用謁以今制況之則鴻臚寺官之收職名紙漢有中書謁者令典朝謁史記萬石君列傳云爲中涓受書謁漢書申屠嘉傳云晁錯夜入宮上謁霍光傳云使蒼頭奴上朝謁後漢書劉盆子傳云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皆朝謁也案曲

禮云能典謁矣未能典謁也注云謁請也謂請主人意見客與否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云踵軍門上謁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漢書何並傳云自造門上謁袁盎傳云至丞相舍上謁蓋寬饒傳云詣官府門上謁雋不疑傳云及門上謁陳萬年傳云謁問疾翟義傳云內謁徑入後漢書徐穉傳云留謁卽去皆名帖也

油煙墨

古用石墨後用松煙墨宋沈括以酈延石油煤作墨東坡志林謂石油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政和中醫官寇宗奭作本草衍義言墨用松煙其石油煤不可入藥又歐陽季默以

後稿車博

稿車于此上稿



油煙墨二遺東坡乃自埽油鐙煙所造是北宋石油煤墨已行葉夢得避暑錄話云三十年來歙人以黃山松漬漆燒煙作墨余大觀間取其煤參以三韓墨三之一既成則他名墨皆不及又云近有油煙墨法用麻油則黑桐油則不黑世多以桐油賤不復用麻油故油煙墨無佳者四朝聞見錄云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欲取九里松爲煤新安戴彥衡言此平地松不可用力持乃止老學庵筆記云紹興中欲以西湖九里煙作墨新安墨工以爲當用黃山松煙是南宋初有油煙而多用松煙墨金人元好問有南中楊生玉泉墨詩注言楊墨不用松煙而用鐙煤意鐙煤墨南中作者在紹興後楊生

名文秀其子彬傳其法以授耶律楚材者也元詩注又言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團爲畫眉墨陸友墨史云潭州墨工胡景純專取桐油煙名曰桐華煙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則南宋與金重油煙墨時猶兼用松煙今高麗墨似有漆煙卽葉夢得所謂三韓墨張世南游宦紀聞載宣和六年高麗私覲名品有松煙墨二十挺是北宋以前墨用松煙偶有油煙南宋以後多用油煙今松煙油煙並行松煙以雍正年間製者爲上熱河圍場松也

夾板船札船

高拱乾臺灣府志云荷蘭船取大用板兩層斲而不削製極

堅厚中國謂之夾板船其實圓木爲之非板也又多巧思爲帆如蛛網旋盤八面受風無往不順海洋相遇常遭其劫廣南創爲小船曰札船駕巨礮於上攻夾板船底底破卽沈荷蘭甚畏之澳門紀略云荷蘭商船戈船在海中爲取堅皆以夾板戈船有五桅九桅桅有雌雄二竅籬而楔之蓋左右帆數百里之遙逾時可及其首尾皆有柁

皇朝通考四裔考安南云札船無首尾輕捷異常蓋操楫而行恃人力者嘗駛行鑿破夾板船船上人驚則以數十札船卦繩夾板船底爭拽之至淺處而夾板船中人物無歸者紅毛人駕身避廣安灣其號令身行望見廣安灣則柁師斬矣

廣南於乾隆五十三年并安南亦藏匿海盜後爲粵南所并

癸巳存稿卷之十

癸巳存稿卷之十一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癸巳存稿卷之十一

黟俞正燮理初



蘿蔔

冬日取蘿蔔少留英蕊以線絡橫承之挖其腹向上注以水久之則英屈向上生意不絕能至夏初癸辛雜志言沈草庭謂杏花半開者用刀翦下插之蘿蔔上卻以花盆用土種之時時澆灌而根已生可以得種此法極佳蓋借蘿蔔生氣或云以芋頭插之亦能有根

莽草

爾雅竹數節為莽方言南楚間謂草為莽此各明一義周官

翦氏除蠹物以莽草熏之注云莽草藥物殺蠹者山海經中山經云朝歌之山有莽草焉可以毒魚葦山有木焉曰芑草可以毒魚亦謂之草神農本草則莽草在木部此草乃古阜之本字非今草木轉寫字本經云茵草殺蟲魚蘇頌云今南中州郡及蜀川皆有之木若石楠而葉稀無花實又云一說藤生蓋以名草疑之實則莽阜卽桂子性辛毒大般泥洹經音義則云出幽州李德裕詩序云龍門敬善寺紅桂樹獨秀伊川移植郊園眾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草徒得佳名則莽草實木本頌說無花藤生乃別一種也宋沈括補筆談云莽草蜀道浙江湘湖間山中有之枝葉稠密團欒可愛葉光厚而

香烈花紅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紅蕊倒垂下滿樹垂動搖搖然極可翫襄漢間魚人採葉搗飯以藥魚皆翻上乃撈取之南人謂之石桂世人謂莽草大葉如手掌又言細葉又言葉光厚堅韌可拉又言柔軟而薄又言蔓生多是謬誤此與李德裕所賦均爲本草木部之莽草而莽草又自有葉大如掌及光厚堅韌及藤生者沈括以爲謬誤是爲執一廢百蓋神農莽草以俗字譯之應爲莽阜之木不妨草中自有莽草也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但據水莽一種遂削神農木部之莽草而入之於毒草門又復引木部莽草之文以實之尤不審也

桂

桂之屬不一。晉以後說卽雜出。莊子人間世云。桂可食。故伐之。古人鹽梅薑桂。所以調和。又食藥。若桂皮。桂心。桂枝。故云可食。是中土常木。不會遠求之交趾也。陶宏景云。齊武帝時。湘州送桂樹。植芳林苑中。葉如柏葉。澤黑。心赤。皮黃。此又別是一種。神農本草則惟牡桂。菌桂二種。而宏景亦未嘗見言。並宜研訪。嵇含南方草木狀則云。皮赤者爲月桂。葉似柿者爲菌桂。葉似枇杷者爲牡桂。葉鋸邊。表裏白毛者爲肉桂。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山桂葉如麻。細花紫色。黃蕊。簇生。月桂花淺黃色。四瓣。青蕊。牡桂葉如苦竹。花六瓣。蕊凸起。宋范成

福壽如長

大桂海虞衡志云。桂南方奇木。上藥也。出賓宜州。凡木葉蕊皆一縱理。獨桂有兩紋。形如圭。製字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甘。與皮無別。而加芳美。人喜咀嚼之。周去非嶺外代荅云。桂開花如海棠。色淡而葩小。結子如小橡子。花蕊爲食品所須。葉比木樨稍大。背有直文。三道如古圭製。然此本草所謂桂也。藝文類聚引尸子云。春華秋英。其名曰桂。唐王維詩云。人間桂花落。夜靜春山空。于武陵山中桂云。日煖上山路。鳥啼已知春。酉陽雜俎云。李衛公言。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楚辭美桂樹之冬榮。庾肩吾詩稱桂花耐日。依此諸條。桂以春華秋英。冬榮也。亦有以秋華者。或謂之木犀。晉王子年拾遺記言。

岱輿旁有丹桂白桂爾雅釋木棧木桂晉郭璞注云桂樹葉似枇杷而大白花花而不著子唐張九齡感遇詩云蘭葉春葳蕤桂花秋皎潔此則秋花木犀亦名桂也酉陽雜俎云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言秋花者矣不悟秋日銀桂白花皎潔晉人已謂之桂非妄也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木犀一種花黃深而大一種花白淺而小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巖桂浙人曰木犀古人殊無題詠不知舊何名張芸叟詩云駐馬欲尋無入路問僧曾折不知名陸游詩序云楚辭所謂桂數見於唐人詩句及圖畫間今不復見矣屬山僧野人求之作絕句云丹葩綠葉鬱團團消得嫦娥種廣寒行盡天涯年八十

稿車明之世懋一版在月

至今未遇一枝看張陸之詩一云不知名謂巖桂木犀也一云未遇看謂丹桂也姚寬西溪叢語以木犀為巖客史繩祖學齋佔畢謂巖桂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象見月中各就所見一種言之不必相訾也明王世懋閩部疏云福南四郡桂四時皆花有子其秋花無子者木犀也

爾雅釋草云檜木槿觀木槿疏引某氏云其花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詩正義引為樊氏此亦由疑之故強為之說其實爾雅以經師考補名物木槿誤入釋草其致誤蓋亦有由篇終言木謂之華草謂之榮夏小正言榮董月令言木

堇榮遂並椹櫨入釋草非由辨氣也釋木云椹施注云樹似  
 白楊又唐棣移注云樹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是椹為施亦為  
 移曰唐棣詩草木疏云唐棣與李也其花或白或赤文選間  
 居賦二柰曜丹白之色注引廣志云張掖酒泉有赤白柰埤  
 雅引篤論云木槿花似柰柰實木槿虛詩草木疏言唐棣六  
 月熟又言常棣有白有赤子亦如郁李是椹為唐棣其花似  
 常棣似柰詩唐棣有華名唐棣花反而復合亦如日給瞬瞬  
 然故椹有木槿名為施為移兼榮華也釋木云櫨梧注云今  
 梧桐釋木又云榮桐木說文榮云桐也桐云榮也夏小正云  
 二月榮堇月令云季春之月桐始華則榮為葉華為葩是木

槿之櫨為梧櫨梧亦兼榮華也詩鄭風云顏如舜華毛云舜  
 木槿也是為月令仲夏榮之木堇鄭注月令云木堇王蒸也  
 詩草木疏云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莫落者是也鄭注  
 蓋用方言然則舜王蒸為木槿正名一曰日及亦曰日給一  
 曰朝菌潘岳云莊生說也一曰椿莊子逍遙遊大椿禮謂之

見文選游仙詩注

釋文引司馬彪說

禮謂之

榮詩謂之華是槿亦兼榮華椹櫨同其名然則木槿一也椹  
 木亦為木槿二也櫨木亦為木槿三也三者皆木且正名之  
 曰木槿何得在草草自有齧苦堇苳苳草二種正經豈宜惑  
 亂草木也木謂之華華字粵加草草謂之榮榮字乃從木雅  
 訓與文字相反義不可曉施梧舜三者皆木經皆有華義不

應草訓若云辨氣則治牆卷施豈復應在木乎以之說舜已  
 是木非草兼及椴櫟義更違矣詩草木疏云舜一名椴一名  
 櫟案爾雅是椴櫟亦名槿非謂凡屬槿者俱名椴櫟草木疏  
 疑於以木入草不欲又分三名不悟既名之為木槿則釋草  
 篇名非曲說所能通也

此壬戌夏在泰安作戊寅在阜陽聞人言棺以槿木為上  
 往視之乃櫟木此又汝潁間木槿之名京城謂之杪枋

芭蕉

南方雪中實有芭蕉梁徐摛冬蕉卷心賦云拔殘心于孤翠  
 植晚翫于冬餘枝橫風而色碎葉漬雪而傍枯王維山中亦

當有之夢溪筆談云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形器求王維  
 畫物不問四時家藏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  
 手難與俗人論嬾真子亦云此乃神悟不在形迹冷齋夜話  
 云王維作畫雪中芭蕉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寓於物俗論  
 則譏以為不知寒暑矣世閒此種言語譽西施之顰耳西施  
 是日適不曾顰也

西瓜

李志常西遊記道藏本二卷記卷上云輪臺西昌八喇城西  
邱長春西行事

瓜其重及秤蓋卽今哈密瓜秤謂十五斤謂之西瓜者中地  
 舊名也宋洪皓松漠紀聞云回鶻西瓜形如匾蒲而圓色青



翠經歲則變黃是其始納貢遼金者五代史四夷附錄云回紇種大如中國東瓜金劉祁作吾古孫北使記云回紇國瓜有重六十斤者又金川瑣記言南瓜圍三四尺重一二百斤四人舁之則及秤不爲大盛如梓老學叢談引耶律丞相西遊錄云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驢負兩枚又云尋思干城瓜大者如馬首今中國自種西瓜皮與瓢色俱淡然有重至五十斤者五代史言中國東瓜今七八月瓜菜也有百斤者又倭瓜亦七八月瓜菜南人謂之北瓜北人謂之南瓜亦謂

黃山松

宋晁貫之墨經云松煙後唐用宣州黃山歙州黟山及松蘿

山松李氏以宣歙之松類易水之松黃山黟山松蘿山之松品惟上上穿山石出者歲所得不過二三株爲上上其次曰脂松曰揭明松曰紫松曰籤松曰黃明松曰糖松曰杏松曰脂片松凡九等老學庵筆記云紹興間中官欲用西湖九里松煙作墨新安墨工戴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羅願新安志云黃山朱砂泉旁近有昔人墨窠數處又云黃山松煤至精者造墨可比李廷珪又云新安墨以黃山名衢池工者載他山松往造亦竟不成是黃山自古多松閒有穿山石出者以爲奇品蓋多取山陰木實清瘦煙自重黑而葉夢得避暑錄話謂黃山松腴煙黑乃是脂

片松下品也明天啟六年閏六月山主吳養春家人吳榮在東廠首告八月審明程夢庚賣松銀十二萬六千兩吳養春賣松銀六十餘萬兩又官估山場木值銀六十餘萬兩計賣松得銀百餘萬時木植甚賤又山厓深邃木植尤賤當刊松萬萬株矣今所剩者皆刀斧所不及宜多奇品又程瑞祈黎牀嚙語言康熙五十七八年間蒲團臥龍破石迎送擾龍倒挂接引七松化為鑪炭其松更寥寥矣

牛莊葦

牛莊葦定額一百五十五萬四千八百二十束十分抽二除與工部編席外餘葦每束一釐共徵銀一千四百兩零六錢

二分盛京通志文也其每束一釐應作每束二分以推工部編席用二十四萬九百三十三束折色收七萬三十一束適讀通志又讀緝古算經記此

葦蕩營柴

嘉慶初河工歲料堆千一百二十五束十七年四月江督百齡奏葦柴三十斤一束向四十束一方今三十束一方二十七方半為一堆牽算一堆值銀一百六十兩增柴四百二十九萬八千三百七十六束抵二千八百餘堆值銀四十五萬餘兩除費九萬餘兩可餘銀三十五萬餘兩云云案一堆一千二百二十五束應抵二千八百一十堆值銀六十一萬一

千二百兩若二千八百二十堆恰值銀四十五萬一千二百兩止增柴三百十七萬二千五百束矣不知當日部議及星使何以覈銷又是年十月星使奏二十二斤一束三千束為一堆應柴六萬六千斤與向例四十束為方三十斤為束以三十七方半計之當得三十斤之束一千五百為四萬五千斤其數不合與百齡所奏一堆三萬三千七百五十斤亦不合又二十四年十月協濟馬營壩工稽料二千垛河督黎世序奏每垛五萬斤數亦不合蓋年時計算不同惟十七年江督奏明係誤三千八百為二千八百計算是<sup>而即依二千八百</sup>不檢也

稿本如是

以脫檢稿本補

麟

順治二年二月山西交城縣牛產麟見交城縣志順治十八年定遠民間牛產麟見江南通志康熙五年四月南昌縣牛產麟見江西通志康熙己酉正月二十一日丑時餘姚吳天保家黃牛產一麟見毛奇齡西河詩話康熙二十八年餘姚烏山胡氏牛產麟見紹興府志蓋卽一事毛於胡吳土音不分又己巳誤作己酉耳順治十六年山西平定州蛾峪邨牛產麟送京師見平定州志

張石洲說

康熙二十四年山西廣靈縣

牛產麟見山西通志及寒松堂自作年譜康熙三十三年合肥縣麟生於三河尖民家見江南通志康熙四十七年夏淮縣牛產麟見萊州府志雍正十年六月初五日鉅野民李恩

稿本無  
順治六年  
東此節誤次出移前順治十八年上

家牛產麟見山東通志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八日四川潼川府鹽亭縣民楊士榮家牛產麟見京報川督黃廷桂川撫憲德奏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寧陽民孫永祥家牛產麟見山東通志雍正十二年寧陽牛產麟見寧陽縣志乾隆四十年蕪湖民家牛產麟三日死剖之無腸胃見子不語

大字大畫大符大牌大塔大佛大樹大梨大韭大材大

玉

晉書衛恒傳云漢靈帝時袁術將師宜官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王羲之傳云子敬嘗書壁爲方丈大字觀者數百人按古人大字多以鐙影取之鐵圍山叢談云宋元符末

蔡京自取大筆如椽臂張兩幅素書龜山二字米芾賀鑄及一惡客俱愕然相視是前此所少也春渚紀聞云政和二年襄邑民家紫姑書紙字徑丈更請大書乃黏襄表二百幅用麻皮十斤縛作筆徑二尺許濡墨就麥場一人繫筆於項不覺騰蹕往來成一福字端麗如顏書令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官捕具奏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乃書一慶字與福字相稱案襄表幅方二尺二百幅連方可方二丈八尺此字之最大者矣老學庵筆記云乾道八年天申節知光州滕瑞進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用絹褶投進以貢諛降一官其字蓋五尺餘亦可言大梁溪漫志云東坡教葛延之書言世

人寫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則不然胸中有箇天來大字世間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吾胸中天來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惟吾所用若能了此便會作字也此實想像之言非能有此運筆蘇集有題崔白大圖幅徑三丈詩云往來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是大絹本畫也南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梓州織八丈闊幅絹進宮禁前世織工所不能爲此絹之取大者圖繪寶鑑夏文彥撰云戚文秀畫清濟貫河圖一筆長五丈貫于波浪之中與眾豪不失次序超騰回摺郭

虛圖畫見聞志亦同

蓋亦絹本梁溪漫志云常州太平寺壁有徐友畫

清濟貫河一筆紆繞長數十丈畫鑑則云尋其端末長四十

丈波浪起伏活動而楊萬里詩云壁如雪色一丈許林景熙白石樵唱太平院壁閒畫云萬頃波濤生素壁又云毫端分寸千萬里郭畀客杭日記云入常州到太平寺觀壁上畫水中作一筆繞之不斷立視久之洶涌生動奇筆也俱不言畫筆長短常州府志則云畫在寺之彌陀殿壁筆起西北隅縈繞數千丈其說不同今以一筆所蓄之墨細注壁上至百尺墨竭不能見畫矣豈能數十丈又數千丈耶千蓋十譌丈亦尺譌也唐書云僧懷義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張天津橋南此當連縫絹帛爲之古今取大之畫也齊東野語云南宋黃冠如剛以黃絹方丈帚書大符進恭聖楊后此符之

取大者開天傳信記云元宗金天廟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按默記云華州西嶽廟門裏唐元宗封西嶽御書碑高數十丈砌數段爲一碑直上薄雲霄則數十丈應作數十尺且係積段爲之者安南人大越史記李太祖紀史臣云聖宗書佛寺碑長丈有六尺留僊游寺蓋碑石高丈六尺取材已難燕都遊覽志云昌平長陵洪熙元年建碑高十丈許無字又云碑闊四尺五寸厚二尺五寸他陵不及此碑之取大者其丈尺已可疑而正德姑蘇志言宋韓世忠墓碑高十餘丈未立嘉定時有司磨作趙師舜碑爲樓三成覆之石豈能採至十餘丈而移之者又高十餘丈豈樓

三成所能覆至其他磨厓者又不計也洛陽伽藍記云永寧寺塔高九十丈上刹復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其言可駭塔高九十丈當徑九丈圍二十八丈矣越史李聖宗紀云龍瑞太平四年築大勝資天寶塔高數十丈其制爲十二層卽報天塔史臣以爲安南四大之一

外有瓊林佛普

明鼎龜田鐘

此宋時塔大同府志云應州木塔遼清寧二年建上

下以木爲之高三百六十尺大理府志云城北門內崇勝寺塔高四百餘尺凡十六級此塔之大者眞定龍興寺宋乾德元年記碑云金銅象大悲菩薩高七十三尺四十二臂太祖所鑄七度鑄成一蓮座二至膝三至齊四至胸五至腋六至

肩膊七至頭頂臂雕木布漆金安以銅筒子儒林公議云興國寺大像閣高與開寶寺塔侔唐尚書故實云鄭廣文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言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銀鑄中虛受八尺此蓋如懷義血首乃不祥之物龍門奉先寺唐開元十年碑云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樂山縣志云城東凌雲寺唐開元時僧海通于瀆江沫水蒙水之會悍流怒浪之濱鑿山為彌勒大像高三百六十尺建七層閣覆之此像之最大者其言作閣甚可疑七層之柱均須五十五尺疑閣為偽言明西洋人言舟過一港出銅人跨下為天下奇觀此不能鑄其像亦無由移合樹立亦偽言也明人姚士粦見只編云處

稿本作其閣制不知何處  
下如疑作閣為偽言

州雲和縣有大杉鬱然雲表百里外便可望見好事者以繩度之圍十九丈徑六丈餘此比榕門大矣蓋樹之最大者西陽雜俎云洛陽報德寺有梨重六斤其言有徵異于仙釋詞頭此梨之最大者西陽州志云邑梅洞長官司南韭山昔有人遺韭種于此山頂長丈餘四時茂盛民取以供食此韭之最大者

大清一統志言神木廠在廣渠門外二里許有大木偃側于地高可隱一人一騎明初構宮殿遺材也相傳其木有神春明夢餘錄云大木樟也圍二丈外臥四丈餘騎而過其下高可隱身今見其木長乃六丈餘明史呂坤傳于萬厯二十五

年疏陳大工採木言丈八之圍則橫臥亦高六尺可視宋時  
汴京摸枋但遜神木耳神木可云材之大者嘉慶四年正月  
上諭云上年十二月閒都爾嘉將由葉爾羌採解大塊玉石  
運送艱難之處寄知和珅和珅匿不陳奏現經軍機大臣查  
出具奏今閱原書得知回眾勞苦情形朕心深爲憐憫將此  
速諭所經各城大臣接奉此旨所解玉石行至何處卽行拋  
棄不必前解然外閒不知玉大幾何拋棄何地十一年十一  
月

上諭云玉慶奏親往驗看玉塊一重七千五百餘斤一重三  
千七百餘斤卽行起運赴京玉慶著傳旨嚴行申飭伊自到

喀喇沙爾罔識治體云云始知大玉重七千五百餘斤拋棄  
喀喇沙爾此玉之取大者

火不思

琵琶直頸者宋以來謂之火不思俞玉吾席上腐談云渾撥  
四形較琵琶小胡人改造琵琶昭君笑曰渾不似也後譌爲  
渾撥四按火不思渾撥四皆單字還音非有改造不似義長  
安客話謂之胡撥思琵琶古實直頸說文云琵琶馬上絃索  
初學記引古今樂錄云琵琶出於絃鼗注云杜摯以爲出於  
秦末蓋苦長城役百姓絃鼗而鼓之宋書樂志亦以爲然世  
說有曲頸琵琶梁侯景使王偉彭儁齋曲項琵琶云曲頸曲



項者由直頸直項分名舊唐書音樂志云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絃斲之遺制其他曲項疑是漢制兼兩制者謂之秦漢梁史別之曰曲項舊唐書又別之曰其他曲項則琵琶本爲直項可知曲項疑漢時出胡中唐書又云五絃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則所謂似琵琶而小者兼五絃三絃庶物異名錄云卽胡撥四三絃長二尺是也晉阮咸造銅琵琶元行沖改以木唐李商隱題樞言草閣詩云仲容銅琵琶直頸聲淒淒則唐人猶有直頸琵琶曲頸琵琶之名宋元始以直頸者名火不思反以琵琶屬曲頸則古今不相襲求火不思之名實出於回部元楊瑀山居新話云

鑊鐵胡不思世所罕有乃回回部中上用之樂製作輕妙每詢之鐵工皆不能爲也今歸平江巨室曹氏則初由回部得中國琵琶舊式號曰火不思轉入蒙古耳元史禮樂志云火不思如琵琶直頸無品字有小槽圓腹如半餅楹以皮爲面四絃皮絛用一孤注元時天樂一部有琵琶箜篌火不思胡

琴是火不思屬直頸矣陶九成輟耕錄云樂器有秦明琴渾不似曲口溫舍舍弼弼之類北征事蹟云英宗北征也先奉酒自彈虎撥四兒唱曲王圻續通考云火不思又有秦漢子之名沈德符野獲編云一名琥珀槌一名胡博詞老妓名渾不是方以智通雅云火不思又有琥珀詞吳撥四土兒密失



九二十七籬頭吹簞簞四九三十六夜眠如路宿五九四十  
 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  
 兩魍魎肩八九七十二貓狗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爬以  
上俱依吳下田家志注其異語一齊出此石湖范成大用吳鄉語成之以類  
 書不載故記之

正月十日

古今注云一日雞二日狗三日豬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  
 日為人魏書自序傳北齊書魏收傳亦引之荆楚歲時記言  
 一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豬四日不殺羊五日不  
 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刑又見一道書云天地先生雞次

福年以是

狗次豬次羊次牛次馬始生人次穀次粟次麥也故曰一雞  
 二狗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九粟十麥正月此十日  
 晴明十者豐順也拾遺記云堯時祇支國貢重明鳥如雞能  
 使妖災羣惡不能為害今人每歲元旦或刻木鑄金或圖畫  
 為雞於牖上此之遺象也按雞取一日為雞又得吉音非堯  
 時遺象渾天家言天地形如雞卵故宜先有雞為歲之首日  
 事物紀原云東方朔始置人日汪君文臺云周必大二老堂  
 詩話云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歲首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  
 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物育陰則災  
 天穿節

凡事無雅記可尋者，不得不徵之短書，而短書多誤。五車韻瑞云：拾遺記曰：江東俗，正月二十四日爲天穿。潛確類書云：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紅縷繫餅投屋上，謂之補天。天古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韻書云：荆楚歲時記曰：江南俗，正月三十日爲補天日，以紅絲縷繫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穿蘇軾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類書云：拾遺記曰：江東俗，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紅縷繫煎餅投屋上，謂之補天穿。李白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天祿識餘云：江東正月二十日爲天穿節，以紅縷繫煎餅投屋上，言補天穿。唐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廣東花縣志云：正月十九日烙糯粉爲圓塊，加線穿

其上，謂之補天穿。李白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凡此短書引拾遺記、荆楚歲時記、古詩、唐詩、李白詩、蘇軾詩，不知所出，審核之，乃短書轉鈔。宋祝穆事文類聚又妄改之，而至誤也。事文類聚云：江東俗，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縷繫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穿。李觀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乃宋事。宋人詩不得涉唐以前。元陰時夫韻府羣玉云：正月二十四日，江東人置煎餅屋上，云補天穿。陝西劉通志風俗云：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縷繫餅，擲之屋上，謂之補天。明韓汝慶朝邑縣志風俗第二云：正月二十三日置煎餅屋上，補天。是日仍不得食米。廣東郝通志風俗云：正月十九日，廣州

核稿

謂為天穿日作餽飪禱神曰補天穿各記見聞不偽託古書  
 妄引唐詩於體取合宋葛魯卿勝仲驀山溪詞和朱刑掾天  
 穿節云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摸石俯清波競追隨新年樂  
 事明楊慎詞品引之云宋以前正月二十三日為天穿日言  
 女媧氏以是日補天俗以煎餅置屋上名曰補天穿今其俗  
 廢久矣楊說亦未審宋范仲淹百花洲圖詩綵絲穿石節自  
 注云襄鄧閒舊俗正月二十一日士女遊河取小石通中者  
 用綵絲穿之帶以為祥宋杜綰雲林石譜云江水中多出穿  
 心石土人春時競水中摸之以卜子息而襄陽志風俗不載  
 合之葛詞及事文類聚正是宋時以二十日為天穿二十一

日為穿地其又有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三十日者各  
 從其俗而皆有義古憲立春驚蟄雨水春分穀雨清明漢改  
 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則雨水改早十五日穀雨改  
 遲十五日自正月中氣至二月節氣為今古憲雨水之日自  
 正月十六日至二月一日皆可謂之天穿但古書不載宋人  
 始名之亦祝雨水屋無穿漏之意今黟俗亦以正月二十日  
 為天穿節近見一書名隴頭芻語云正月二十日為天穿日  
 女子以此日穿耳是亦以二十為天穿所以知天穿為雨水  
 者史記天官書云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  
 而極言七日得雨則民食日有七升豐年也宗懔荆楚歲時

記云正月七日食煎餅于庭中作之言熏天亦以七日當得雨故熏之襄鄧俗唐以七日宋以二十日皆爲雨水也遼史禮志云人日俗食煎餅于庭中謂之熏天宋張鉉南湖集賞心樂事條目中有正月人日煎餅會亦倣唐事爲之

七夕考

夏小正云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向詩大東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傳云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以此二文言織女者皆言七月漢人記王子晉七月七日見緱氏山漢武內傳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神仙多以七日見於世東方朔又言織女侍兒梁玉

清事世人以天上有夫婦之道謂牛女七夕一會三輔黃圖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西漢人猶言牽牛渡河後人乃言織女渡河左傳昭十年注開元占經並引星占云織女七夕有渡河之說似非處女之稱其義膠固不可解以詩又言皖彼牽牛而別生旁義魏文帝云牽牛織女遙相望從皖生義也注引曹植七詠注云牽牛爲夫織女爲婦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蓋七月夏時日在角初昏漢直則牽牛居東織女正則必東向詩又以七襄屬織女故偏言織女渡河也西京雜記云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鍼于開襟樓是乞巧之事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云織女星

主果九百六十四乾象通鑑引春秋合誠圖云織女天女也主瓜果收藏珍寶以保神明則瓜果宴之本其匹配之說開元占經引石氏星占云織女與扶筐爲如荊州占云織女之足常向牽牛扶筐牽牛扶筐亦常向織女之足則扶筐爲男占甘氏星經中官云扶筐七星在天津北其占屬女工則扶筐亦女星牛女耕織相對扶筐與牽牛亦農桑相對不言扶筐嫁牽牛又不言織女嫁扶筐者世俗於小正大東之文自增故實也前人或辨牛女俱在河北案河鼓牽牛三星居河南左旗右旗之南織女三星在河北漸臺之北非牛女二宿也吳均續齊諧記云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夕

按稿本改

織女當渡河問何事曰暫詣牽牛吾向已被召明日失所在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渡河之說非始武丁又六帖鵲部引淮南子云鳥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今淮南無之或萬畢術文歲華紀麗鵲橋已成注引風俗通云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今風俗通已殘缺馬縞中華古今注云鵲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填河成橋乃附益崔豹所無者鵲於是日願禿又復不見容是禽鳥有所避忌淮南子言鵲開戶知向太一太一下行忌七殺重七避蟄不足爲異鵲又純雌故名神女值七日有牛女之說人遂妄意爲織女橋致首禿爾開元占經引郝萌云織女一名東橋亦是兼采眾說然郝萌云織女

十月晨見東方赤精明女工善不精明女工惡常以十月朔六七日候之此必乞巧遺說後徒於昏見南方時占之是知七月渡河乞巧由附會詩禮故言耕織而不近取扶筐言乞巧而不於十月晨見東方時也

益宅

蟲蛇在地有象在天東蒼龍西白虎相宅法忌白虎而古人有白虎觀淮南人閒訓云西益宅不祥論衡云俗有大諱四西益宅居其一藝文類聚引風俗通亦有西益宅不祥新序五及家語正論解則云東益宅不祥家語蓋錄新序之文

弄女婿

北史齊文宣敬皇后傳云趙郡段昭儀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為俗弄女婿法戲文宣文宣銜之後因發怒謂韶曰我會殺爾婦元氏懼匿婁太后家終文宣世不敢出西陽雜俎禮異云北朝婿至婦家婦女畢集以竹杖打婿有至委頓者

看新婦

看新婦禮古也後亦有之世說云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南史齊河東王傳云武帝為納柳世隆女帝與羣臣看新婦顧協傳云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眾賓皆列觀封氏見聞記云近代婚家有障車下婿卻扇及觀花燭之事又有卜地安障拜堂之禮



弄新婦

漢書地里志云燕俗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頗稍改然尚未止抱朴子疾謬云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聚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其慢對其為鄙黷不可忍論西陽雜俎禮異云近代娶婦之家弄新婦云云古單封樞密言燕誠南

鬧房聽房

鬧房之事有極無禮者意林載風俗通云汝南張妙會杜士家娶婦酒後相戲縛士搥二十又懸足趾致死鮑昱決事滅死抱朴子疾謬云蹙以楚撻繫腳倒懸酒後酖醬不知限齊至有傷瘀血流踈折支體者其事正類張妙自漢迄晉其風

極福事增

福事至明黃時云云而嘆一版書此言世之風日亦不常列入開方內

不改豈非鮑昱斷獄假仁害俗邪西陽雜俎禮異云律有甲娶乙丙共戲甲旁有櫃比之為獄舉置櫃中覆之甲因氣絕論當鬼薪怪獄滋興明黃暉蓬軒吳記云魯地人生子親友戲繫其手游於市反而羣飲而仍繫生子者于樹遂為狼所啖此匪人所謂舉酒勸人無惡意者也後漢書列女袁隗妻傳云帳外聽者為慙蓋俗之聽房者

吹簫給喪事

史記周勃世家云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集解如淳曰以樂喪賓若俳優臣瓚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索隱云左傳歌虞殯若今挽歌類歌者或有簫管也漢書勃

傳注師古用瓚說今按索隱言是也。簫非編簫乃短簫亦謂之鼓吹。謂簫之簧鼓以吹之自是秦漢喪儀非關樂賓。蓋鼓吹二義。一是短簫。宋書樂志云鼓吹蓋短簫。饒歌郭茂倩樂府解題云鼓吹短簫。饒歌橫吹鼓角是也。一是作樂之名。漢書韓延壽傳云鼓車吹車及諸傳鹵簿鼓吹。陳琳檄云登高岡而擊鼓吹。宋趙昇朝野類要云鼓吹禮部之太常樂。蓋雅樂爲軍門轅門所奏。無鍾磬埙祝琴瑟。但鼓鈸饒鼙吹金。簫簫笛是也。喪事行車用短簫以節行止。又以人死使人勿惡。非爲樂賓。其後乃用鈴鐸。晉書五行志云海西公時庾晞挽歌搖大鈴。又梁時謝幾卿執鐸挽歌。唐制挽郎與執鐸代

哭者同衣幘。太平廣記李娃傳二肆傭凶器者較能擁鐸而進。亦所以節行止。其別爲樂賓。則自漢桓寬如淳臣瓚時已然。桓寬鹽鐵論國病云送死殫家散不足云。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與下坐而責辦歌舞伎戲。唐會要云長慶三年李德裕奏百姓厚葬道途設音樂習以爲常。不敢自廢。誠宜改張。準法科罪。然實未能禁也。喪祭用樂。發引用樂。封窆用樂。因以樂娛弔送者。皆沿習不改。與十惡中居父母喪作樂者。不得同科。讀禮通考並列之。非也。喪事用樂。所謂非禮。居父母喪服未除而自作樂。所謂不孝。情不同也。

酒令

宋竇苹酒譜第十二為酒令云詩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然則  
 飲之立監史所以已亂而備酒禍按其事有證史記滑稽列  
 傳云淳于髡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其制也若詩則言彼  
 醉不臧不醉反恥箋云立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  
 令皆醉取未醉者恥罰之衛武公刺時人如此殆即酒令非  
 備酒禍也云魏文侯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其酒令之漸  
 歟按說苑善說篇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  
 政不仁曰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已明著令字韓詩外傳云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  
 經程亦前此酒令後漢書賈逵傳云逵作酒令學者宗之亦

連酒令字云漢初始聞朱虛侯以軍法行酒按荀悅漢紀引此  
者史記漢書無令字云朱虛侯章侍宴高后令章為酒令章自請曰臣  
 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令亦著令字新序刺奢節士並云桀  
 為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又前時軍法酒令也今令官  
 以卑者為之梁書王規傳云湘東王屬規為酒令規從容對  
 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蓋不肖為中山詩話云唐人飲酒  
 以令為罰

明帖

荀子云不法後王謂之不雅以儒者明時王之制君臣之義  
 不可遂廢也明洪武三年禮部定儀敵已止奉書奉復而文

人往往稱頓首稱拜蓋由臨古帖而勦襲之至地名官名均不依王制巡撫曰中丞知州曰刺史應天曰秣陵順天曰長安若代古人通書者然古諺云見駱駝謂馬腫背此則牽腫背馬謂之駱駝矣

門對

茅亭客話云孟蜀太子善書札自題策勳府桃符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洛中記異錄云孟昶歲末自書桃符曰天隆餘慶聖祚長春賜子喆喆拜受致於寢門之左右蜀檮杌及宋史五行志四並云昶令學士題桃符板以其詞非工命筆自題曰新年納餘慶嘉節賀長春後納土呂餘慶來知成都而

長春則宋太祖誕聖節名也桃符板卽今門對古當有之其事始於五代見記載耳北宋春帖子皇帝皇太后皇后貴妃閣皆由詞臣擬進南宋則臣民家門對亦見記載困學紀聞云樓鑰桃符門前有約頻來客座上看未見書隨隱漫錄云京口妓韓香家桃符有客如擒虎無錢請退之稗史云洪平齋桃符曰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間洪第後上史浩書自宰相至州縣各指撫其短一一云如此而已因十年不調也鶴林玉露云洪舜俞詩曰不得之乎成一事卻因而已失三官蓋傳聞異詞癸辛雜志續集云鹽官教諭黃謙之題桃符曰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後集云廖

藥洲門符喜有寬閒爲小隱粗將止足報明時直將雲影天  
光裏便作柳邊花下看包恢南城園門符日短暫居猶旅舍  
夜長宜就作祠堂又賈似道桃符日笑迎珠履三千客坐擁  
金鉞百萬兵又曰威行塞北幾千里春滿淮南第一州又曰  
陽春膏雨三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元楊瑀山居新話春帖  
云光依東壁圖書府心在西湖山水間張羽貞居詞和周文  
璞云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依其言是家家有春聯矣  
明袁中郎集有騎馬看年對語簪雲樓雜說云春聯之設自  
明洪武時除夕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悉加春聯一對帝微  
行出觀以爲笑樂其言不確

午食

古以不能夕食爲病宋人言長年者訣夜臥不覆首晚飯少  
數口避瘴者訣稍飲卯前酒莫喫申後飯似非常行之道學  
佛者則過午不食謂是佛所制云旦天食午時人食暮畜生  
食夜鬼神食此譯經者不達佛旨妄爲諱飾佛不當有此制  
也佛以日午食者乞他食故薩婆多論云日中以後事務休  
息淫戲言笑讌會之時持鉢乞食必逢憎訶以是之故佛以  
日中時食家居長者自作食人不當拘此也僧傳受八關齋  
戒者其戒八日不得過齋後食謂俗眾聽經止此一日一夜  
之戒非謂其終身戒如六戒倡優俳戲不往觀聽七戒不坐

高大牀亦止此日夜非學佛居士長者終身坐小牀不觀優  
梁沈約有述僧中食論又作枳園寺刹下石記云王奩食不  
過中者一十一載檢南齊書王奩傳奩貴仕上收之閉門拒  
守還內禮佛軍士斬之王奩沈約均非吉人故法苑珠林述  
五戒曰殺盜淫妄語酒述八戒六高大牀坐七妝飾八自歌  
舞及往聽不用中食戒是知學佛者當求勝果不當學此

喫煙事述

煙草出於呂宋其地名曰淡巴姑明時由閩海達中國故今  
猶稱建煙道光十三年七月琉球商船飄至日照商人內洞  
村水張二姓船載煙草往福建售賣者見山東巡撫奏是呂

福建  
符同  
以此篇次家棋日月

宋琉球煙皆歸福建建煙味取沈也性德淥水亭雜識云今  
所噉煙草孫光憲已言之載於太平廣記有僧曰世尊曾言  
山中有草然煙噉之可以解倦初疑爲蘭州水煙然煙本名  
煙酒沈氏西清筆記云朝鮮進煙筒曰煙杯似旱煙水煙本  
爲一唐譯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卷四云室羅伐城具壽  
白世尊諸苾芻畜歛煙筒畜灌鼻筒畜飲水器畜盛針筒以  
何物作佛言除寶餘皆應畜其所謂歛煙筒蓋旱煙水煙同  
名毗耶那雜事律云吸藥煙以兩碗相合底上穿孔以鐵管  
長十二指置孔吸之則明人所言鴉片煙也明楊士聰玉堂  
薈記云煙自天啟中調廣兵乃漸有之崇禎十二年定例喫

煙者死後洪承疇請開其禁初以喫煙聲似喫燕故惡之李  
王逋虬庵瑣語云煙葉出閩中北地多寒疾關外至以馬一  
匹易煙一觔初惟南兵北戍者喫之崇禎末嘉興徧處栽種  
三尺童子莫不食煙煙利厚而喫燕聲惡民間賣者題曰熙  
朝瑞品以諷官吏使不究詰今沿而不改俗士不知見人不  
喫煙者謂之曰明時人不知明時人正喫煙也由呂宋琉球  
朝鮮而閩廣由閩廣而中土而遼東而蒙古漸至滿洲

皇朝通考刑考云崇德三年嚴出境貨買煙草之禁謂明境  
高麗境其後煙漸行而北乃至俄羅斯通考四裔考云俄羅  
斯賣煙者籍其家發遣之是也今州縣無不種煙

盛京通志物產

皇朝通志昆蟲草木略並云煙草本名淡巴菰亦稱爲煙酒  
隴旁隙地多種之葉肥大至徑尺食之禦寒熱河志云隴旁  
隙地多種煙草葉肥大至徑尺其近頂處數葉曰葢露是今  
種煙者廣矣關東煙葉味厚尤勝建煙也崇德六年二月  
諭王貝勒大臣不習射之罪非用煙可比用煙之禁前因爾  
輩私用故不能治人葢喫煙之禁此後不在科條矣康熙中  
巡幸德州傳旨朕生平不好酒亦能飲一斤止是不用取可  
惡是用煙諸臣在圍場中終日侍朕曾用煙否每見諸臣私  
在巡撫帳房中喫煙真可厭惡況煙爲取耗氣之物不惟朕

不用

列聖俱不用也濟寧道蔣陳錫恭紀云碧椀冰漿激灑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煙火來蓋

本朝之制不設嚴禁亦不與茶酒入禮節儀注也休寧汪昂作本草備要補本草云煙草飽者使餓餓者使飽醉者使醒醒者使醉其言頗能道物性乃羅大經鶴林玉露所評檳榔四德也嘗卷煙葉塞筆管中筆不蛀姚旅露書云煙草可治頭蟲醒世奇觀云煙油殺蛇以注螞蝗立僵常德府志方術云有閩客鼻孔各有赤蟲一長四五寸聞香輒出觸之卽入武陵李兆鯨以爲水蟒隨飲澗水入鼻其細如髮得涕洟故

肥得血故赤教日喫小溪煙二三兩遂愈朱任琇海東賸語云臺田苗生蟲每下種以煙梗附其下蟲患乃息然則煙草辛烈殆亦殺肺蟲歟

圍棋

文選注意林並引桓譚新論云世有圍棋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夷堅志辛集云席天祐采用兵之法一寓於棋西京雜記云杜陵杜夫子弈棋天下第一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真欺人之辭宋史潘慎修傳云作碁說以進太宗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從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太宗覽而稱善可云上下相蒙也雲仙雜記引止戈集云人



能盡數天星乃徧知棋勢蓋以縱橫三百六十一子附之天道古棋局止十七道韋昭博奕論所謂枯棋三百選注引邯鄲淳藝經云棋局縱橫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百五十枚去天星遠矣夢溪筆談云棋必能算始精人能算至連書萬字五十二者始盡棋局之變此與天星之談無異明道雜誌亦非之云世工棋者不辨菽麥而臨局用智特妙何也且謀算之算與算數之算不相涉又鶴林玉露云陸象山買棋局懸之二日忽悟曰此河圖局也遂讓第一手先著第一手疑之象山笑而去此言尤出情理之外河圖乃八卦與棋無涉宋河圖二一是九圈一是十圈尤與棋無涉以

上四說惟愚者信之耳酉陽雜俎云僧一行未嘗知棋於燕公席上觀一局便與國手對子曰棋止爭先耳偏智所得理誠有之抱朴子自序云洪不圍棋携蒲見人博奕了不觀之夢溪筆談墨客揮犀並云林逋言世閒萬事無不可爲惟不能擔糞與著棋又子瞻言生平有三不如人謂著棋喫酒唱曲張端義貴耳集云劉季高侍郎嘗言不曾爲小人事下棋時未能不爲小人也棋客遇此四君者則窘矣不必言韋昭陶侃也

象棋

吳韋昭博奕論云枯棋三百文選注引邯鄲淳藝經云棋局

縱橫十七道白黑棋子各百五十枚是與今之十九道異也然其局法同宋晁補之撰廣象戲圖云象戲局縱橫十一路棋三十二試以局縱橫十九路棋九十八廣之其新舊二法皆與今縱十路橫九路者不同古十一路蓋兵卒相去中三路今中二路其第一路厥居兩旁兵卒則居縱路之二四六八十厥馬士兩敵相對厥無架馬旁行士不出帷幄三者俱不啟覺也

癸巳存稿卷之十一

癸巳存稿卷之十二

黠俞正燮理初



術士

左傳成公十年晉景公夢大厲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六月今四公欲麥使為饋召桑田

巫示而殺之言及食新也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太平廣記定數載逸史言萬年縣捕賊官李姓置鱸一客自言知人食料李問之客言李不得食鱸將食京兆召李去庖人別留兩楪鱸李返就座執筯而罵言未了亭子仰泥墮鱸雜糞埃不得食此二人者術則驗矣殺與罵亦不免北史吳遵世傳云齊

文襄出遊恐雨筮之李業興曰有雨遵世曰無雨文襄曰不著罰杖十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明史方伎傳云周顛至馬當言水怪見損人多太祖惡之投諸江師次湖口顛復來且乞食盛寅疏太子妃方械以待病旋愈賞賜甚厚皇甫仲和袁忠徹占未申間寇從東南來日中不至成祖械二人不驗將誅死頃之寇至明日降始神其術蓋藝成而下君子慎之其他以隱形煉藥勢脇刑求其真所謂下流矣世人易衣窮相士病家匿情試醫凡挾伎遊方庸劣無氣乃能為也又多為惡人所混入天聰五年奉

上諭凡巫覡星士妄言禍福蠱惑婦女誘取財物者殺無赦

滿

管子霸言篇云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人眾而不理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何以謂之滿法法云矜者滿也滿者虛也

齊租

管子幼官云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此即白圭二十取一之說漢高祖十五取一至景帝二年令郡國田租三十而稅一光武紀建武六年詔郡國收田租三十稅一則百取五之法不可非矣孟子不為管仲謂之大貉小貉幼官又云市租百取二關稅百取一商稅輕於農者蓋欲傾諸侯之客霸

形云使稅者百一鍾

老子名可名義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二語道名與他語道名異此云道者言詞也名者文字也文子道原云書者言之所生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精誠云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皆其麤也上義云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故名可名非常名也上禮云先王之法度有變易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淮南本經訓云至人鉗口寢說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麤也晚世學者博

孫氏存稿

學多聞而不免於惑繆稱訓云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其至者也道應訓云桓公讀書堂上輪人曰獨其糟粕也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皆以老子道為言詞名為文字周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日字大行人諭書名注云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論語必也正名乎義疏引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古謂文字為名北朝人猶守此義屢見於魏書

道德經

史記言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不言上

經爲道下經爲德今老子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皆分道德經蓋漢時已如此北齊書杜弼傳云弼表上老子注言竊惟道德二經詔荅亦言朕有味二經董道藏書志云唐元宗旣注老子始改定章句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老子廟中此本未見冊府元龜云晉天福五年十一月賜張薦明號通元先生令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俾頒天下小學紺珠引東京記李昉宅有三經堂謂孝經道經德經也晁公武讀書志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之河上公本古本無有也晁所謂古本或卽王弼所受之本其德經所言亭之毒之河

上公本亦無之又檢史記封禪書索隱云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此又一道經一本作戒經索隱又引白澤圖云宋無忌火精蓋丹中仙人文誤也

莊子司馬彪注集本跋

莊子史記言其著書十餘萬言其篇目有漁父盜跖胠篋畏累虛亢桑子北齊書杜弼傳言弼注莊子惠施篇今莊子止三十三篇據漢志道家者流莊子五十二篇則所闕者十九唐陸氏經典釋文言司馬彪注本二十卷五十二篇是彪本莊子爲漢志全本也釋文列唐以前本大約已富釋藏辨正論云劉宋時陸靜修道藏書目莊子十七卷莊周所出葛洪

修撰是晉時佳本爲釋文所未見然亦不及彪本全也文選謝靈運入華子岡詩江文通擬許詢詩陶淵明歸去來辭任彥昇齊竟陵王行狀注並引淮南王莊子略要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又並引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則彪本五十二篇中有淮南王略要或漢志五十二篇爲淮南本入秘書讎校者今知所闕十九篇目畏累虛惠施淮南王略要而已

墨子兼愛

孟子載夷之說云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因以兼愛爲無父管子版法云兼愛不遺是謂君心莊子天道引孔子

云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論語云汎愛眾孟子云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記云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云天子者德配天地利兼萬物謂兼愛卽無父是險誼也學者惡墨以繩墨自矯不便私欲爲遜辭以避之謂聖人有差等案墨書言兼愛本之天與王者天道王政豈無差等者藝文志云蔽者爲之推兼愛之義而不知別親疏非墨子之所謂兼愛也

墨子之辨

古人稱孔墨之辨言能敷暢厥旨墨子修身篇云言無務爲文而務爲察貴義篇云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

稿車目錄合墨辨墨才也

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墨子蓋有以自信其明鬼尚同立一義必有一事為證實事求是此其所長也

墨子才

莊子以墨子為才士言其巧也古稱巧曰墨翟今其書守備號令李靖以為不便於用因時之制有不同也

右鬼

淮南子汜論訓云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論衡福虛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右鬼神董無心難之意林纏子云儒有董無心難纏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此儒殆楊朱之

福事三山山稿

徒非真儒也儒則五經皆言有鬼神

墨子羊組解

墨子節用上衣服冬加溫夏加清者羊組不加者去之宮室加固者羊組不加者去之五兵加輕利堅難折者羊組不加者去之舟車加輕利者羊組不加者去之畢校注云羊組二字疑一鮮字今案羊乃善脫組乃組誤墨子言衣服宮室五兵舟車國家不能省之物有歲增歲修經費惟可加好者善修補組與歲增者同用若不能加好則去之徒費歲修無益也此節用之道也

法後王

列子有稱

卷十二

七

連筠篔簹書

荀子儒術篇云、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其所謂法先王者、卽尊王制之謂、不苟篇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非相篇云、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儒效篇云、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是俗儒也、法後王、壹制度、尊賢畏法、是雅儒也、法先王、統禮義、壹制度、張法而度之、若合符節、是大儒也、合觀數文、知荀子所謂後王、卽本朝先王、卽本朝開國之君、儒者之道、蓋如此立

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而後儒反守周禮、不知變革、夫爲下而倍裁、必及其身、君臣之義、不得變革者也、而後儒革之、鄭康成所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舍己之君、而君周人之君、其心術不正矣、儒效篇云、道過三代、謂之蕩、以逾於本朝之所監也、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以居下倍上、是邪說也不雅者、不正也、

說占相

荀子大略篇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



占善為禮者不相案善為詩者三言與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均係古志之語意各有指不說不占不相者言藝成而下道成而上德盛爵尊不為他人說占相也荀子連綴之謂是心一致有宋人劉子翬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之鄙論人人自以為為聖而易竟忘矣且就荀解則不相是不須人相義不可通事不可行故知其義非也

荀子引諺

韓非姦劫弑臣篇云諺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荀子語韓非顯學云有孫氏之儒則非得見荀卿書無虛諺即管子君臣上篇所謂雖有湯武之聖

復合於市人之言而宋劉辰翁批國策孫語云此韓非語孫不應用之妄也姚寬姚宏題國策亦摘此為韓嬰語二姚學富下語曾不致思

謹極

列子力命篇謹極釋文引字林云極吃也方言云謹吃極急也則謹極皆口吃極有急義史記云周昌為人吃又盛怒蓋吃者語必多又性欲速語出蹇而亟故曰謹極左傳云公孫之亟也注云言其性急不能受屈亦作蹇吃諸病源候云陰陽之氣不和府藏之氣不足而生蹇吃又心氣通舌脾氣通口脾脈連舌本邪乘藏而搏氣言發氣動邪隨干正脈否氣

壅亦令嘗吃此則可治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言不通利謂之嘗吃

呂梁

列子黃帝篇記孔子觀呂梁事說符篇云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河梁而觀焉實是一事莊子達生篇河梁即孔子所觀釋文引司馬彪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西有此懸絕世謂之黃梁呂氏春秋愛類篇呂梁未發高誘云在彭城呂縣大石在水中禹發而通之淮南本經訓呂梁未發注亦云在彭城案四書所說是兩呂梁莊列之文合在彭城呂氏淮南呂梁確在離石古注乃互錯水經注於泗水引孔子事河

水引呂文及司馬說真為通矣莊子釋文云北人名水皆曰河則泗得有河名漢書溝洫志云禹醜二渠後三代時自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衛陳蔡曹鄭與濟汝淮泗會於楚泗梁正得名河梁宋劉奉世校漢書以為誤妄矣或謂泗呂梁始於唐讀史方輿紀要言晉宋已有之語俱不審

燕丹子金樓子

水經注函谷關云燕丹孟嘗亦義動雞鳴於其下燕丹子云秦王不聽丹歸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果烏白頭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雞鳴眾雞皆鳴遂得

逃歸烏頭白見風俗通論衡古人正名之曰燕丹太子蓋小  
 說家之一種後人乃題之曰燕丹子近燕丹子自永樂大典  
 中錄出金樓子近亦自永樂大典中錄出元章祖程注宋景  
 熙白石樵唱次翁秀峯詩引金樓子黃嬾書睡也有人讀書  
 把卷即睡因呼黃卷為黃嬾謂怡神養性如乳媪今其語在  
 金樓子卷六雜記上知其書元時尚傳於民間也

戰國學術

孟子云有為神農之言者農家也楚策云治列子御寇之言  
 道家也史記云騶衍推五德終始陰陽五行家也其時為縱  
 橫之學者藝文志為一家近言地理形勢之學也韓非子八

陸稿本收

蠹云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藏孫吳之法者家有之亦干祿  
 之學也其專以學名者則三墨八儒韓非子顯學云自墨子  
 之死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自孔子  
 之卒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  
 漆雕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子  
 張或曰朱張漆雕氏者漆雕馮也顯學云漆雕之議不色撓  
 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墨子非儒云漆  
 雕行殘與顯學言合也孔叢詰墨為漆雕開辨則王肅皇甫  
 謐之徒謂是漆雕開矣孫氏者即荀卿史記云在戰國時最  
 為老師

書易緯是類謀後

是類謀注題鄭康成而語不見淵源書云類萌樞提紀時提紀時者攝提輔斗建明時也云機衡維持經持錯序七九通符七九兼言斗七星九星也史記索隱引春秋元命包云攝提之爲言提攜也言能提斗攜角以接於下也攝提紀時非謂歲星也又引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機此云機衡維持言斗明矣索隱引徐整長曆云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陶宏景冥通記云常以二十七日月生日二日伺之其形異餘者爾故言斗者或言七星或言九星此並言七九兼見不見言之知是

言斗者下云天以變化地以紀州斗分主九野與九州也下又云變動七九斗衡謀是此書大旨注專言爻象偏矣其法斗兼房能爲用故云考房斗能房者黃道赤道之交房四星日月五星之所出入開元占經乾象通鑑並引京房對災異云天有三門房星其準也此云昴街門亦日月五緯道也云鉤鈐房宿鉤鈐二星也斗者卽北斗此書云攝提招紀格攝提謂夾角六星招謂招搖也能者三台也此書云握天能持斗輔開元占經引元命包云魁下六星兩兩而居曰三能能承斗魁而運輔者斗第六星旁一星皆從斗也云乾坤合斗七以分治專言七者就所見不得改說爲十云必提起天下

扶其義在乾鑿度鄭彼注引元命包精出於天提日而西北之也當從彼注此書孔子云運之以斗稅之以昴昴與房義同也云五七布舒五則街門五侯房昴之義也七則七以分治斗兼能也是考房斗能以知其謀也注謂五七三十五人非書所言河出錄圖洛授變書之意既為尋其條理書其後焉丁卯二月既望

識書

識釋名云織也義織微謂比附瑣雜說文云驗也謂記其已驗之事識亦圖錄淮南說山訓云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識書著之史記賈生列傳云發書占之識言其度漢書敘傳云

儀遺識以臆對則識所列至廣史記趙世家云秦識於是出矣蓋得周東遷所遺書淮南人間訓及史俱云秦皇挾圖錄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王莽亦見漢當中絕之識其後人又附益桓譚云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知識記固有未增益之本張衡云九宮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則識有五行九宮陰陽術數之學

漢皋珠證

漢游女韓詩本以為漢神文選七啟注韓詩有游女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蓋采之外傳韓詩外傳云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交甫請

稿車無此山備

其佩二女解佩與之文選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江賦感交甫之喪佩注皆引之襄陽耆舊傳亦言襄陽西九里有方山父老傳云交甫所見玉女遊處此山之下曲隈是也方山依元和郡縣志正與南陽鄧縣分界下有解佩渚宣室志言馮翊嚴生於峴山得彈丸黑珠太平寰宇記言漢陽羊雍伯遇人以石子遺之羊種之於今玉田得白壁五雙以此言之襄水神女佩珠如雞卵大蓋襄漢俗且漢水石多如此南都賦中黃穀玉注博物志云欲得好穀玉以合漿於襄鄉縣舊穴中鑿取大者如魁斗小者如雞子是古玉多取於山水穴而珠但取形圓潔實卽漢石由周漢晉至宋時猶盛行

范仲淹百花洲圖詩綵絲穿石節自注云襄鄧間舊俗正月二十一日士女遊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綵絲穿之帶以爲祥葛勝仲驀山溪詞云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摸石俯清波競追隨新年樂事杜綰雲林石譜云襄州江中多出穿心石中有小竅土人春時競水中摸之以卜子息頃有年家弟守官獲一青石大如鷲卵白脈似粉書竹字兩行觀三宋人文可知古佩矣史記言韓詩內外傳數萬言淮南賁生受之宜知漢北事也

補天

淮南子覽冥訓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

載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注云女媧陰帝佐慮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師說如此鼇大龜也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楚詞鼇戴山抃其何以安之是也案宋書天文志引鄭注尚書璇璣玉衡云以玉為渾儀貴天象也其云渾儀蓋儀器譌文女媧鍊石補天者以玉為儀器斷鼇足以立四極者儀器施足也以義推之非有奇異論衡云天非玉石之質女媧長不及天豈得補之其辨亦拙矣列子湯問篇革言張湛注云陰陽失度三辰盈縮即是天不足女媧鍊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晷度順序即是補之然列子言天不足西北非廣言三辰盈縮西北為蓋天天門

又以鼇足立四極故可定為儀器張湛向壁之義不足筭也鄭康成以緯說經絕不牽引漢人渾說安得謂堯有渾儀知是宋書改竄矣

高誘注

呂氏春秋首時篇云鄭子陽之難獬狗潰之又云當其時狗猶可以為人唱注云子陽好行嚴猛人家有獬狗者誅之人畏誅皆逐獬狗也其注甚怪案觀世篇云其卒人果作難殺子陽注云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因國人

南繆稱訓子陽以猛劫注云向刑而劫死汜論訓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而殺子陽注云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亂擾舍人因之殺子陽二書皆高誘注何以首時獨為異說日知錄亦有淮南子注一條云詮言訓羿死於桃楸注云楸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自是以來鬼畏桃也八字是戴堉鼠璞文說山訓羿死於桃部注云桃部地名一人註書前後自異如此誘以楸為杖部為地蓋望文為訓惟桃楸下云子路死於衛則有地義桃部下云慶忌死劍鋒則有杖義蓋文義相反矣誘之失在疏略又注呂氏多妄希其金呂氏適威言

顏闔見莊公論馬與莊子達生文同莊子釋文李曰魯莊或曰衛莊案莊子讓王篇呂氏貴生篇並云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使以幣先焉莊子釋文李曰魯哀公又莊子列禦寇篇有魯哀公問於顏闔人間世篇言顏闔傅衛靈公太子則適威之莊公定是衛莊得見魯哀公又荀子哀公篇顏闔與定公言亦及魯定時莊子達生之李頤注為誤而誘以魯莊顏闔不同時思載其金不悟呂氏並未言魯莊何由取金明方孝孺以魯莊與顏闔論馬為呂氏病日知錄又有傳記不考世代一條亦襲之豈非高誘利令智昏之所致耶

急就章蒙求



急就篇乾隆年間提要稱其自始至終無一複字文詞奧雅亦非蒙求諸書可比案急就奇觚與眾異則有晏奇能異等倫各異工羅列諸物名姓字則有列侯諸將軍諸物盡訖遠取財物姓名訖請言物名顯殊絕分別部居不雜廁則有別故新所不侵不足憐不直錢裳韋不借不冑謹慎莫不滋榮無不容盛蝗災不起共雜診庠廁清溷用日約少誠快意則有冬日藏裏約纏少府勉力務之必有喜則有魯賀喜請道其章則有請言物顏文章止開章六句已多重字又蠡升參升半厄觚則當句中複字蒙求提要云其注顏叔秉燭言事出毛公詩傳今詩傳實無其文案其傳今具小雅巷伯哆兮

侈兮成是南箕下

穆案蠡升本作蠡斗

佛教格言

南史褚裕之傳云進藥晉恭帝帝不冑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檢晉書恭帝紀亦言帝深信浮屠道宋書彭城王義康傳云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死義康不冑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得人身便隨宜見處分乃以被掩殺之法顯佛國記云王舍舊城外有比芻欲自殺復念世尊制戒不得自殺又有法炬譯比邛避女惡名欲自殺經所說之事近見楊式傳果報聞見錄載康熙七年五月鎮江張大事語亦相近其言大冇利益惜世之刊善書者不知采此宋朱弁曲洧舊

聞云太祖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踰時不能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一巷見婦人斷首在道死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爲返命收其兒置乳媪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葉夢得避暑錄話云避賊者以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恐啼聲爲賊所覺則棄之道旁有教之爲綿毬隨兒口大小爲之置口中使滿口而不闕氣置甘草末漬水毬中兒有所咀吮不作聲又綿軟不傷口或鏤板印貼通衢靖康建炎中全活嬰兒甚多今案自殺不得復人身此佛語亦當鏤板印貼通衢者

佛故先典

隋譯佛本行集經王使往還品云佛言故先典中有如是語棘針頭尖是誰磨造鳥獸色雜是誰畫之此與乾鑿度所引經素問所引冊公羊莊七年傳所引不修春秋皆好古者之前編莊子言老子謂孔子曰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染而黑老子化胡卽以教佛至西漢末釋迦文佛生改黃教爲紅教卽以此爲故先典晉宋僧徒不知佛派乃牽引老子釋迦文佛言之強使釋迦文生於周世是誣罔也唐譯楞嚴經卷十云佛言天魔計度烏從來黑鵠從來白白非洗成黑非染造從八萬劫無復改移本來不見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則故先典又爲天魔語蓋釋迦文佛目其國舊書爲魔言也舊

福事山是

黃教言人有善有不善釋迦文佛言人皆善皆有成菩提得道事在能苦行耳此紅教義諦不同者  
云洛陽伽藍記 融覺寺曇謨取講涅槃華嚴又譯諸經天竺流支寫以胡書傳之西域謂之東方聖人文在伽藍記卷四而卷三崇真寺惠凝親見閻羅王責取以講經者心懷彼我以智陵物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取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胡太后聞之京師比邳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取實聰慧高僧即有陵物然以視嗽肉營酒毆罵淫穢以為聖賢菩薩地位者取不宜受業報也蓋僧家是非淆亂不可思議至惠凝所

說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及劫奪民財假作佛寺俱付司人黑門此閻羅王所判則灼然是非之心矣

佛識

佛書有修多羅識吳支謙譯佛說梵摩喻經云摩納具觀秘識知當有佛身相奇特故說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則西番亦自有識言有佛則果有佛言身相奇特則果奇特所謂識書立言於前有徵於後也今略具二事梵摩喻經云一孔一毛生毛紺青色右旋盤屈頂有肉髻光明焯焯過日絕月其所謂一孔一毛以髮言之史記條支傳正義引浮屠經云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毛爪赤如銅是也其言肉髻禪秘

要法經云諦觀佛頂肉髻髮紺青色一髮舒長一丈三尺放  
之右旋有琉璃光佛本行集經迦葉三兄弟品云世尊化作  
苦行之身頭上結髮螺髻爲冠文殊師利問經云凡人髮長  
二指當剃此僧法也佛髮雖剃蓋猶有自然肉髻辨正論十  
喻篇云外八異者釋迦頭生螺法此西域佛陀之相朝野僉  
載云鼎師言如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  
髮是未知肉髻致此誤也觀佛三昧經云如來頭上有八萬  
四千毛乳母大愛道以尺量之長一丈三尺五寸納妃時復  
量一丈三尺五寸出家時天神奉去一丈三尺五寸三昧經  
一丈三尺五寸其文甚明與禪秘要法經一丈三尺已差五

寸而梁書扶南傳云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高祖案佛三  
昧經佛髮一丈二尺疑梁武自改經文以應時物三昧經言  
諸天見佛白毫端直正長一丈四尺五寸則佛髮不當一丈  
二尺也其一爲梵摩喻經云鹿膊腸佛說義足經偈云真人  
鹿膊腸少食滅邪貪二經皆支謙譯言腹中腸如鹿膊腸也  
案般若經云如來雙膺漸次纖圓如鹿王膺是爲第八相禪  
秘要法經云如鹿之膊脰華嚴經如來十月相海品云如伊  
尼延鹿王膺佛本行集經相師占看品云八者太子膺如鹿  
王齊僧佑釋迦譜云八者腳膊纖相好如伊尼延鹿王本行  
經剃髮染衣品云摩訶波闍波提哭言我子膺脰猶如鹿王

今汝如何行涉佛說寶女經云如來之膝平正無節膊腸如鹿是諸經皆言足腓腸其混於腸中食少者由中國字遞誤若梵本則胃腸腓腸語各有的不當相混疑支謙誤說又本行經魔怖菩薩品云魔言兩脛正等形纖而膊如鹿王圓魔女自言如此此西方以足腓纖圓似鹿爲貴之證其言腸小食少義孤且非相師所能見也

二只僧家偽書

明藏此字號佛說寶雨經十卷中言佛授月光天子長壽天女記當於支那國作女主尋此經爲唐達摩流支譯語甚怪異檢身字函中有佛說寶雲經七卷爲梁扶南沙門曼陀羅

仙僧伽婆羅譯者寶雨文義俱出其中獨無支那女主之說則寶雨文僞武則天御造華嚴經序云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說金仙降旨大雲之偈先彰玉辰披祥寶雨之文後及河內有周大足元年賈膺福大雲寺皇帝聖祚之碑云隆周鼎革如來授記大雲發其遐慶寶雨兆其殊禎推檢舊唐書則天皇后紀云載初元年七月有沙門十人僞撰大雲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外戚傳薛懷義傳云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世合微則天革命僞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昇高座講說長安志則言

法明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唐會要則云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涼州舊有大雲寺唐景雲二年劉秀功德碑則天大聖皇妃臨朝之日制諸州各置大雲而改此大雲寺爲天賜庵天賜言天授也天授元卽載初元七月得大雲卽改九月以後爲周天授元年所謂天授者授大雲也張仁愿傳云侍御史郭宏霸稱則天爲彌勒佛身是本大雲今不見大雲蓋以寺各一本高座講說爛敗而寶雨依華嚴序則爲天授後所造以未講說得留淨本流傳也又金史石琚傳云世宗時大名僧智究言蓮花經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地遂以謀反佛何由知有魏地是亦

大名人所造唐末有彌勒會祇人則天遺教也

衛公問答

衛公問答語極審詳真大將言也宋熙寧中詔樞密院校正其書其文又多采之通典故其書可用但不得謂衛公自著耳太宗謂太子不能控御李勣靖曰爲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無損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又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又曰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使衛公自著有此事乎

州名急就

宋歐陽修州名急就章孤音無比者一駢音二字相比者四

三字相比者四四字相比者七五字相比者二六字相比者  
 五七字相比者一八字相比者五九字相比者二十字三十  
 二字一十四字二十六字二十四字一諱不舉者二同音  
 異字二字者二十三字者二美名如太平者八監與州著目  
 四十六舉控三邊名十其文既成又檢九域圖有高富瀧當  
 四州未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依計軍監三百八十有六  
 蓋元豐時制也宋地理書今存者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  
 輿地廣記其他則一州之方志耳九域志於元豐八年刪定  
 州三百四十二急就蓋少二州軍監三十一亦不合蓋遼夏  
 地不屬者亦編入惟同音異字四十六州兒童習之則聞名

福事如是

思辨不以袁為原繡為秀庶無坊州杜若之誤耳

論書

陸稿車改

朱子中庸序云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其言是也孟子集  
 註引程子曰中不可執也其言亦是也論語云堯曰允執厥  
 中孟子曰湯執中皆見四書中合之為四書注一部則非矣  
 王應麟論孝經云卿大夫之孝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  
 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先蓋  
 服不衷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齋明盛服  
 都人士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其言是也其

論儒行云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問  
儒服則不知其言亦是也合之為困學紀聞一部則非矣故  
古人注書不論書論書則多言多敗也

野獲編目錄書後

明吳興沈德符字景倩著向覩其書甚難今得刊印本景倩  
故家多諳掌故文筆條達在弇州上明代佳書也惟云宣德  
八年會試錄鍾復江西人鄉試百九名楊玉河南人鄉試百  
二十七名以為其名次額數不可曉今案此是國子監錄送  
順天鄉試也又云天順元年登科錄許起兄越為奎文閣典  
籍以為徧考列朝無此官蓋舊官不傳今案此曲阜孔廟官

稿本無此上編

由衍聖公咨部補充者也又云文皇至塞外南望北斗近商  
於占城呂宋者言躔度方向與中華無別豈驗於北而不驗  
於南此則商賈調言不足亂聽至里差一定之理景倩亦未  
思耳

書河南府施志後

右志於乾隆五十年後奉畢撫部檄修撫部又薦名士入局  
宜盡善矣乃其例云前志多抄賦役全書展卷目迷況良法  
隨時更定亦無事重衍云云人讀書有分量本難苛求而空  
談古人格調者比戶皆是遂謂此乃施君妙論今案唐大厯  
中以租庸調為兩稅貞元中陸贄請均財賦奏云供軍進奉

稿本無此上編



之類大麻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雲麓漫鈔云唐定二稅諸色科斂已在其間後唐天成三年七月十三日敕自今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麩錢五文是再增酒麩錢又置酒坊戶又立戶酒法貽害良農宋史蘇軾傳上神宗書云今於兩稅之外別取庸錢唐大麻時定租庸調爲兩稅則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吾郡休寧程大昌續演繁露云唐兩稅行不久遂令折價輸錢歙州港洪狹小量納州用米數本色外餘計米價準絹價令輸以代納苗其起發苗絹卽是計米輸絹也是唐宋時盛行古文格調刪除迷目之文不事重衍致賦役重出惟一讀書之

士能知而言之宋歐陽修程琳碑朱弁曲洧舊聞趙善瑤自警編財賦並云琳字天球爲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稅多名欲除其名而合爲一琳曰此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不知已併復旁采舊名目而別征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議者不能奪曲洧舊聞云至蔡京行方田之法乃盡併稅目京蓋一時自命爲通品者元平南宋併其征稅會貨志云至元二十八年中書省言宋江南征徭名七十餘今盡輸之初下湖廣時罷夏稅改科門攤大德二年併徵夏稅門攤後又併其名曰夏稅明史言國初有里甲均徭雜汎三等嘉靖時行一條鞭法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然諸役名罷實存有司追征如

故夫稅目因時不得不併當詳列沿革使儒生胥吏共知之  
我海國史官國賦里甲世論縣賦三等嘉慶初年一併  
朝上下忙收地丁及漕米輸兌康熙雍正年間有大沿革非  
草野及書吏所盡曉者安溪李光坡皋文編有荅邑侯書云  
通計丁額折銀勻田畝之內萬一行之既久大農方牧忘併  
丁于糧之制謂未有丁折而復丁折之條則萬世之害實由  
於此光坡爲文貞兄弟故能有此遠慮伏讀雍正五年  
上諭云地丁漕項蘆課雜稅之外又有名爲雜辦者賦役全  
書止編應解之數未開載出辦原由亦未編定如何徵收則  
例以致富民受缺額徵收之累大哉聖人之言已早計及之

蓋所裁者所併者皆當詳記之康熙年間不加丁之

諭雍正年間併地丁之制皆所謂道也載道之文載此而已  
古文格調知此而已烏得以字少無道之文而謂之古文格  
調者自單行古文說興惟韓愈歐陽修曾鞏咨於故實而又  
不失格調他或不顧也吾黟方修志檢此書詳書其後以告  
志局諸君子之不空談古文格調者嘉慶十有五年十二月  
十二日

書五禮通考後

五禮通考所采漢以後事皆是惟周時書籍廣搜魏晉以後  
議論附於後本康莊也而荆棘榛莖之可謂宋元人平話經

稿本亦可於宋元人文集  
中書也

義與帖括經義日課陋稿令人憎惡不可謂之禮書也據魏晉以後禮制多本王肅皇甫謐其說不可不采然宜附所引史志後不宜附經後引經止存漢傳注本義魏晉以後野文皆削之宋元平話帖括兩體文尤不當載而制度則案年次之通考之體應如此此書體例非也其體國經野無歷代田畝步弓尺度亦是漏略或謂不須錄此則又何須錄禹貢錐指乎嘉慶戊午九月

全三古至隋文目錄不全本識語

此嘉慶乙亥以前全三古周秦八代文目錄也實陽湖孫淵如觀察之力時歛鮑氏欲爲刊于揚州而不果此所收者史

記至隋書及史注及文選古文苑文紀百三家集及世說注意林北堂書鈔菽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及開元占經兩高僧傳兩宏明集雲笈七籤及金石萃編歸安嚴鐵橋廣文同人籤寫裁貼成之丙子及戊寅兩晤鐵橋於上元皇甫巷相與檢文及目因言文已大備然文選顏延年侍宴曲阿後湖詩注七命注並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有大翼艘中翼艘小翼艘廣長丈尺之文應補入周伍子胥文又多引莊子爲今書所無應彙尋莊子逸語補入周莊周文太平廣記載異聞記任升之藏鍾山壙銘見唐書儒學郭欽悅傳言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任昉得銘爲東漢建武四

年三月十日庚寅葬閱五百十二年六千三百十二月十八萬六千四百二十日而墮其文奇譎似左傳絳老人應補入東漢闕名文抱朴子有內外篇成書此例不收其自序則收之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引抱朴子軍術有大將軍用九宮三五之法文及篇目皆本書所無應補入晉葛洪文同人以爲然丙子後鐵橋復搜校古書及金石稗官其文真實可據者乃能補至十分之一又皆記其文所從得者于目錄下可云寶書矣又爲作者撰小傳冠于其文之首道光甲午春夏間兩次見其本于嚴州鐵橋官舍歎服其用心日照許印林州同出所攜金石打本彼此相勘或改補一兩字相

視大樂又得見鐵橋說文翼十五卷時商所以使書得傳者展轉告人而未得其方己亥春於江陰李耆山長處見此目錄爲乙亥以前目又無三古及秦目然卽此本所類聚能得其時朝制大典章山川形勢沿革風俗及古人衣物舟車飲食好惡之真已可爲有用之書矣倘乙亥時鮑氏以淮澨餘力刊之漢及隋文亦止於此因錄存此既可自成一書他日挾此過湖州城東驥邨謁鐵橋乞其書以補此目尤易爲力此目經數寫如漢中山靖王聞樂對人人能誦者當時實已入編而此目遺漏如此類俟他日從鐵橋目補此時多留淨紙以爲他日快意縱筆地也已亥二月十三日

頤正堂文序

句客王喬年與正燮同歲少相好也喬年字崧鶴卒於嘉慶戊午十一月年二十四頤正堂者其所居也正燮錄其詩四十二首論一首駢體文十四首爲一卷正燮嘗讀唐趙璘因話錄言李賀歌詩多屬意花蝶間竟不能遠大三復斯言而歎吾友之不達或由此歎史記屈原列傳云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屈原賦屢言芳草更及美人而陶潛高風亮節梁昭明太子序其集謂閑情賦可以不作好綺語者或引宋璟梅花賦爲比此未知稱物芳之義而自生疑忌也然則趙璘之評亦所謂事後易爲論者耳文賦云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

芳潤文心雕龍云秦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知文貴膏潤而談者或尚峻潔謂哀文豔藻人多顛顛則又不然古之顯達多有文采辨命之論談蓋偶中溫李不達非豔藻之過何者溫則麗矣李生骨重神寒頗類子山至於緣情之作不能無自道李鄴侯外傳云張九齡戒之曰但當爲詩賞風景詠古賢勿揚自己泌泣謝之張公知其有成唐撫言云吳融覽盧延讓文曰此無他貴語不尋常耳四六自敘多哀上浮動語不尋常亦難峻潔彼賈誼之文息夫躬之辭取云峻潔竟無豐福下至樊宗師劉又盧仝不好尋常語乃咒罵天地無足說焉古作者賞論文字專重謀篇南史齊長沙王傳云高祖謂

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尙顏延之抑其次也今檢潘陸與謝均非壽考吳處厚青箱雜記云小說載盧樵貌陋以文章干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見孫光憲北夢瑣言使其言必信潘陸又何說焉詩小雅國風其言蓋亦花草蜂蝶中多名臣司馬相如楊雄文閎深整肅其爵位亦不爲漢廷達者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文筆觀人抑其末也曷足信哉崧鶴善言辭申明奧理超邁曉鬯嘗稱王文簡不和人韻而七言古詩亦不轉韻如此正是檢韻作詩何必不和韻談龍錄云恐七古轉韻從此遂止其論甚正又言古人

長篇以轉韻分段近詞人味之又嘗及論語無所取材集解一說材哉通此是正義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都其富哉任其戎家語弟子行解作其都以富材任治戎家語雖妄材哉之通漢人有所承也又言飛走天也陽氣隨人故山深四月始聞鶯聲生植地也陰氣喜靜故十月先開嶺上梅又言陶潛讀書不求甚解其詩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世人或不飲而冒醉名嘗歎爲名言聊記舊談洋洋盈耳今覽其文詞語秀潤音節清婉善徵引有首尾至於薔薇晚枝將離詭語風懷不減亦在此編於古人所談得失半焉而獨蒙其不吉豈非孔子所謂命耶正變少時嘗與崧鶴作陰律疑裁書

滿屋朱墨爛然崧鶴之力爲多精神周到可云健者北夢瑣言謂李泳子年十四握管草詞指揮天曹地府陰陽之事落紙如飛後乃不吉於今幾年復天斯人此卷隸事多未能詳校嘗讀吳淵穎集旨趣閎達而解職方頗失開方之法宋文憲爲集之亦未能校正況余淺識其所不知亦仍舊貫此尤有愧於逝者矣時嘉慶己未三月三日

成君瓊翁園日札序

正燮識翁園先生在嘉慶壬戌冬明年癸亥與徧游山東出同車入同硯席至樂也正燮學力疏散又飢驅失業視古書不能通者卽置之不復思偶有疑惟翁園是質翁園讀書能

爲深沈之思刺取經傳沈逸與王深寧例同而加詳備各有  
一冊於尙書功取深閻伯詩說古文醇疵相半釐而訂之證  
以古簡創獲甚多胡朏明禹貢錐指已正濟水在華不注山  
下大清河之誤翁園又詳考濟陽古崔氏城之水往東北者  
亦非古漯渠因以得水經注東朝陽城以下地阨又攷洛水  
枯渠及攷老黃河自齊河至德州得舊渠四符於史籍遷移  
之蹟爲胡氏所未能詳以推禹貢大河精力過人遠矣以周  
髀筭經首章之言御三角本捷也著書者務繁其文因設圖  
製說餉治筭學者然亦盡數十紙不能簡也讀史輯紀表志  
傳事涉鄒平者綴爲一篇以其繁重分爲上下猶各累數千

言正變讀之笑問曰此何文耶則荅曰非文也得漢建初尺度以累黍法求之不合與其弟禮西出巧思細累至百黍斷之為一尺以數尺參錯其寸校之自定一尺嘗於臨淄客舍乞得撮黍示正變至章邱又擇得佳黍百粒寄示且以互求法通得古今權量之數凡此叢雜皆載籒園日札中意思贍雅真儒者文也籒園之名以承竹齋竹齋者先生祖教授公齋名且以名其集者也籒園既自愛不肖遽定其業時時刪改正變每觀其引書推校塗改畢即相視而笑計其年夏在惠民冬在曲阜兩人各有事晝至冥夜徹旦未嘗聞一時不談也如吾兩人者殆亦強有力者與甲子正月復會於歷城

稿本以是

屬為作序今年二月會於京師四月先生將歸矣正變久於外不得歸不能讀書有所疑誰肯正告我者故於其歸也為道日札之見在者以實前言且以記良會之難因自敕厲也乙丑四月十三日

陳掾

洞簫賦云密漠泊以獬豸注云獬豸相連延貌字書曰獬豸獸逃走也獬豸救陳救員切案史記貨殖列傳云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注云經營馳逐也陳掾即獬豸上云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索隱云陳蓋衍字因下陳掾文誤也

藐

陸稿本改



潘安仁寡婦賦序孤女藐焉始孩注云廣雅云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孩笑可提抱者惠氏棟左傳補注引文選注呂諶字林藐小兒笑也解以是藐諸孤謂顧注藐為小義未當案藐無笑義尋文選注語次當云字林曰小貌說文曰孩小兒笑也所脫去者貌說文曰孩小計六字各本皆同

文選相沿誤字

文選十四卷顏延年赭白馬賦序國尚威容軍馱趨迅注云庾中丞昭君詞曰連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澳朔障裂寒笳冰原嘶代馱顏庾同時未詳所見意以馱字怪而顏庾當有本

稿本無此篇

今案此隋以前傳寫相沿兩誤字也顏賦是軍馱言副馬多字亦作馱而誤為馱庾詞是代馱玉篇廣韻並云馱馱蕃中馬名字本作馱而誤為馱又賦序疇德瑞聖之符注云疇昔也今案疇通疇解為上天報享之報也二十八卷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安陵泣前魚注云泣魚是龍陽非安陵疑陸誤也今案二十三卷阮嗣宗詠懷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顏延年沈約等注引安陵悲兕龍陽泣魚而於詩末注云安陵君所以悲魚也蓋悲下遺落者兕龍陽君所以泣七字梁時陸得顏注本已如此顏注世所珍愛陸奉顏注為典故顏注脫漏則由梁至唐俱不知增補也四十六卷任彥昇王

文憲集序遷左僕射言昔策劭分司注云漢官儀營郤為左僕射今以策劭為營郤非也今案三十七卷劉越石勸進表段匹磾遣長史榮劭奉表越石表文人所誦珍又營榮與策俗體字近初誤營郤為榮劭則以劉文繼又俗誤榮郤為策郤此皆李注以前之誤或由作者或由傳寫者皆有情理可循求

稿本目錄作此字

文賦注書後

陸士衡文賦序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注云他日觀之近謂委曲盡文之妙理其說難通蓋本文係謂他日殆可曲盡其妙士衡言賦之所陳才力難副存此妙旨冀他日曲為驗之

如沈休文言如曰不然以俟來哲也文賦云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注云曹子建應詔詩僕夫警策此以文喻馬五臣注良曰猶以策擊馬得其警動其說亦難通策即文句警策即指片言今文章揣摩家所謂提挈警句也謂之策者以合賦韻文選傅毅舞賦僕夫正策曹植應詔詩僕夫警策潘岳西征賦發闐鄉而警策合此四策注選言者同之不知彼三策道塗僕御之馬鞭此云一篇之策文策警句各不相涉此賦此段無取喻意忽出一馬鞭於文為不辭矣

元龍解出

陸士龍為顧彥先詩云棄置北辰星問此元龍煥注云北辰言不移也元龍喻美女也星讚軒轅龍體主后妃此指西城總章宮人而言龍色多元故取以喻注蓋迂曲不得詩意元龍即北辰以元為北以龍為辰古樂府多如此此詩為顧彥先婦答彥先也士衡有為彥先贈婦詩云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則此詩棄置北辰星即答其贈語又反復申之言不當違棄北辰信誓仰視北辰星煥然信誓不可棄置也

古詩十九首跋

辨正論內九箴篇引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

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語世上人道士慎莫作末二句實累語然此作字應則故切即今之做字小雅薇亦作止歲亦暮止是作去聲後漢書廉范傳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古詩十九首中多東漢人語則作字二句固應有之文選刪之也穆案乍故同部則作做同音但語分今古雅俗耳理初乃無端生此葛藤

青玉案

文選四愁詩青玉案注玉案君所憑依喻大臣禮記曰春服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會案文苑英華百十六唐張餘慶賦以報之貞諒因物達心為韻賦云况能坦蕩而為物以俟憑依而寄傲語本憑依注實

稿本三山書

不工也太平廣記三百六十一乾饌子記梅權衡府試賦以  
油然子直易諒之心為韻賦云犬蹲其旁鴟拂其上自言是  
會案時以為笑然亦本注楚漢春秋義也玉案之會即玉椀  
軍中容有之

文選注引書字識語

江文通別賦注曹子建送應氏詩注孟子曰大之高參天  
入雲或是外書劉伯倫酒德頌注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  
名之如酒槽也是劉熙孟子本陳仲子井上之李為槽會實  
言李接蒂陷文似槽處被蝕之實不必如趙本蟻槽來會之  
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章句槽會實劉熙注曰槽蟲也李實

福李上此篇

有蟲會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所引章句是趙本書題所  
引注亦今趙注其云劉熙曰乃趙岐曰之誤尋趙岐本劉熙  
本綦母邃本字多不同趙岐本墨子摩項放踵江文通上書  
注引劉熙本作摩頂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槽槽字蓋不足  
異何平叔景福殿賦注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  
稱也則未知是孟子何句謝希逸雪賦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注引孟子皓然之氣班孟堅荅賓戲孟軻養皓然之氣注引  
孟子又引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則班固項岱謝  
莊李善所見孟子有作皓然者但未知為何本楊子雲甘泉  
賦注顏延年侍遊蒜山詩注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潘安

仁射雉賦青林注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西征賦注薛君  
 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冥靜也宋玉神女賦注韓詩曰嫺  
 悅也亦未知是詩何句蓋古書不可見矣任彥昇為齊明帝  
 讓表注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  
 故曰國體所引傳見莊二十四年昭十五年所引注見昭十  
 五年今集解本無何休曰字案何休義見公羊僖七年注中  
 云諸侯國體以大夫為股肱以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穀  
 梁集解蓋本其義而稍易其文署以何休曰李善所見集解  
 本如此今本落何休曰三字不見作集解者攀援取誼之勤  
 密矣此古書之所以可貴也丙戌七月二十五日通州舟中

文選自校本跋

稿本于山

文選例有甄別文詩同題刪落數篇者多矣其本有視他本  
 增多者西都賦視漢書多眾流之隈汧涌其西東都賦詩視  
 漢書多嘉祥阜兮集皇都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視漢書多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東方朔荅客難視漢  
 書多傳曰天下無害災二十七字蓋昭明得他本增入者景  
 福殿賦注引薛綜東京賦注云高昌建成二觀名也有注而  
 賦文無此觀則又昭明刪之也九章涉江刪去亂曰以下五  
 十三字任彥昇為褚綦讓代兄襲封表注云此表與集詳略  
 不同疑是稿本詞多冗長奏彈劉整注云昭明刪此文太略

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是亦昭明刪之而李崇賢改補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劉孝標重荅劉秣陵書頌與書正文皆不見蓋古人僅存其序錄唐僧辨正論內九箴篇引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語世上人道士慎莫作文選古詩十九首無寄語十字亦昭明刪之然則文選不可拘牽異本以議其得失且唐人所傳文選未必卽梁本其增改字者顏延年宋文皇后哀冊文依用宋文帝加八字陸佐公后闕銘依用梁武帝改十四字刻漏銘依用梁武帝改一字沈約改二字王簡栖頭陀寺碑石刻憑五行之軾齊建武時文也昭明采入文選以梁武名避改憑

四衢之軾注當明了而今文及注語意相反則唐人傳寫者以其時不諱改文中四衢爲五行而寫注者不知其意又以注中五行四衢互易耳其本爲昭明移改者曹子建與吳質書注引別題言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也朱浮與彭寵書注云後漢書載此書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義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錄有取舍選亦必有取舍校者詳其異同以見古人之趣非有彼此是非之見凡校書皆然而況乎其爲文辭選輯本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子虛上林言上林雲夢所有甚眾故刪取其要古之錄文者多如此舟中讀文選楣上所記朱墨爛然四十日始畢因述其大

稿本

指道光丙戌九月朔日夏鎮舟中

石林校文選李注識語

文選李注宋人刊刻今通行者二本一為汲古閣仿宋本嘉慶甲子見其正本於德州糧道署一為鄱陽胡氏仿宋本二本皆真宋本也二本已多不同前見東坡志林言李注有本末極可喜五臣至淺謝瞻張子房詩苛慝暴三殤言上殤中殤下殤五臣乃引泰山側婦人事以父與夫為殤真俚儒之荒陋者今汲古閣及胡氏之宋本李注正引泰山側云云則北宋時蘇氏所見之李注與此不同是宋本之別有三也又見西溪叢語言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李善注云朱仲

李未詳今汲古閣宋本李注引荊州記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縹李代所希有胡氏宋本李注引仙人朱仲竊房陵好李則南宋時姚氏家傳之李注又與此不同是宋本之別有四也凡古人寫本刻本多岐出校者存其異同以俟采擇可耳且宋本亦未必佳石林燕語言有教官出題乾為金坤亦為金何也檢福建本易經果有坤為金蓋脫釜上二點乃為金也又秋試題井卦何以無彖檢福建本易經井卦果脫彖傳是亦真宋本也然則藏真宋本者可不詳校乎近人刻書喜仿舊本存其誤字而後載校勘語以為古雅而舊本不誤之字仿本多轉寫致誤是未能仿舊而反誣舊本也自漢至唐

校書者蓋不如此難與迂拘而囁訟者道也

王勃滕王閣序書後

王勃滕王閣序言都督閻公榮戟遙臨宇文新州襜帷暫駐  
孟學士之詞宗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  
知躬逢盛饌文苑英華七百十八卷饌送序載此作秋日登  
洪府滕王閣饌別序蓋乾封總章時宇文節往新州勃隨父  
福時往交趾俱過洪州閻饌之閣上孟學士王將軍皆在坐  
其後上元二年勃又往交趾渡海墮水年止二十八以舊唐  
書推之當如此新唐書作年二十九又卽其年言作序序言  
童子何知則非作於二十八九歲此序必依文苑英華書題

以舊書傳證之其義卽了勃父子自虢州雍州往交趾道洪  
都勃後又渡海者皆由今廣東廉州海也新唐書言閻壻宿  
作序王定保摭言云閻宿屬子壻孟學士爲之而江西通志  
謂閻壻爲吳子章又有神借風送勃至之說因言勃十四歲  
獨行省父闌入宴中孟學士爲晉孟嘉王將軍爲梁王僧辨  
於福時勃生平履歷及序文俱不合序言南昌故郡唐摭言  
引亦如此英華作豫章故郡校云一作南昌是宋時兩本並  
行案唐武德五年析豫章縣置南昌縣八年復併入豫章貞  
元中改豫章縣爲南昌縣南唐時以洪州爲南昌府勃作序  
時爲洪州豫章縣止南昌故縣若南昌故郡勃豈能豫知之



南昌縣志載有萬君文謂勃言南昌豫章故爲郡治也今案勃文止言洪都故是漢豫章郡地其諸書作南昌者後人以時制改之耳序言星分翼軫者越絕書云九江豫章翼軫也李淳風乙巳占云九江爲翼敷淺原爲軫語本無誤考古質疑云勃序不入文粹或以翼軫語然楚尾分野勃文自傳不藉文粹是不知英華文粹之體而無理取鬧也湛淵靜語云舊閣中勃序正位韓愈重修滕王閣記居旁江古心治隆興以愈記正位勃序居旁江自刻碑陰云勃文八代未變之作俳優語也愈文直至於道是又一無理取鬧者韓記自言幸附三王後乃忽移之且韓記實無至道語王序誠俳優又何

勞錄之嘉慶乙丑二月與程君式金夜語卽其舊集滕王閣序爲改其題又改南昌故郡爲豫章故郡程君喜屬記其語其時檢考古質疑湛淵靜語二書讀之其歎文章是非無定也

平淮西碑

唐書方鎮傳云韓愈平淮西碑多歸功裴度而李愬時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悟武臣意詔斲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羅隱石烈士文云石孝忠生韓魏間熟視碑文作力推倒吏執之用枷尾拉殺一吏乃送孝忠闕下天子親問得本末遂赦之隸

江陵軍驅使隱得之於江陵從事者又丁用晦芝田錄亦言老卒推倒之李商隱韓碑詩云長繩百尺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而唐語林以爲碑未立無推倒碑事今檢嘉話錄云蔡州紫極宮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磨刻韓文是此碑石經拜磨當時軍民之心實不以愈文爲然也宋時蘇軾作上清宮碑後軾貶出詔磨其文令蔡京別撰紹聖中有題臨江驛舍者曰晉公功業冠皇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無人知有段文昌以況蘇蔡之事或曰張文潛作或曰江鄰幾作或曰卽軾所作然愈文實佳以頌唐帝而唐帝不受亦可已矣後人書萬本讀萬徧可也宋有陳珣者官淮蔡

磨段文復刻韓文頌揚唐德強以相干又有建議欲誅石烈士者可謂不辨是非者也

韓昶

雲谷雜記云韓昶退之之子兒時卽以詩動孟郊郊集有喜符郎詩有天縱之篇後登長慶四年進士第韋絢作劉賓客嘉話錄有改金根車爲金銀車之說李綽尙書故實因之絢爲執誼之子多詆退之不足信其說可謂忠厚然玉泉子云集賢校理韓昶除拾遺諫院不受其時自有公論昶所自作墓誌銘云字有之小字符從張籍學詩樊宗師學文不能闇記書則昶學自空疏金銀塗改事或有之唐書宰相世系表

韓氏愈子昶孫綰持之哀賢之皆進士袞爲狀元綰亦有名咸通四年蕭倣知貢舉與浙東鄭大夫書云韓綰卽文公之孫其時人心如此諫院不受昶必有故矣

方朔楊意姓名

吳傳正詩話云李商隱詩玉桃偷得憐方朔方朔字人以爲病若用臣朔字自佳按其言非是商隱有爲舉人上蕭侍郎啟云毛傷榮彈鱗損任鈎榮彈者南齊垣榮祖善彈也割垣榮祖三字取榮一字陸贄論奏裴延齡云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於少正官取一少字乃辭章當行語又章如愚羣書考索云王勃滕王閣序以楊得意爲楊意措詞荒謬此則章

與吳同一陋也楊雄法言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子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雄明於辭章之理故割司馬相如四字取如一字詩賦遣辭安句自有其例楊雄賦云乃命驃衛以驃騎將軍霍去病爲驃張平子東京賦云呼韓來享以呼韓邪爲呼韓庾信銘云年銷張辟謂張良之子辟彊止用一字古人文章孫宏方朔馬遷馬相如松子楊意班婕葛亮劉牢或以就對偶或竟省舉陸機辨亡論云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裴以武毅稱載晉書本傳者如此而文選改作丁奉離裴以與施績范慎對至有以見在之人亦用之者祖瑩爲元顥與魏莊帝書云朱榮爲福於卿爲禍是以見在之人割

其姓以爾朱榮爲朱榮是緣方朔葛亮離裴之稱亦由葛亮本葛氏祖封諸城遂曰諸葛離裴三國志丁奉傳作黎裴古人姓有異文有省文故可不泥至增減見在人名字六朝至五代皆然藝文類聚王隱晉書云諸葛恢荀闔蔡謨俱字道明時人歌之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葛卽諸葛也潘岳馬汧督誄云齊萬虓闕齊萬年也晉盧無忌立太公廟碑後穆子容爲重立云盧忌置碑僻據山阜卽無忌也南史云宋奚顯度主領人功動加撻撻民間謠曰身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回顧付奚度卽奚顯度也梁簡文帝又荅湘東王書云徐摛庾吾羌恒日夕庾肩吾也

朝野僉載論鄭綱云前託俊臣後附張易乃張易之也白居易和東陽春悶放懷詩云憑君一詠問周師自注云周師範也嘉話錄貞元時無名子詩云尙書倒地落周師舉子周師老也朱澤嘲人詩云何如郭素擬王軒郭凝素王遠軒也冊府元龜僭僞部矜大天福四年詔云鄭弼再詣闕廷林恩別陳訴狀謂鄭元弼也老學庵筆記呂惠卿自誦其表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辨韓琦之奏疏司馬光也亦由左傳祝鮀稱載書云王若曰晉重謂晉文公重耳也天問云萍號起雨謂雨師萍翳也禮有言微不言在相敬之意通於常談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烏得不致疑古人因羞成怒而肆其詆訶哉

蓮峯

毛西河詩話云張道符詩蓮峯對處朱輪貴崔軒詩共仰蓮峯聽雪唱丁稜詩蓮峯太守別知音王起詩蓮峯之下欲徵黃唐人榜後詩多用蓮峯不可解或鎖院中有是物或臚唱時有蓮峯在殿陛旁然當前景物何使用作故事云云案蓮峯華山也進士榜後言蓮峯者追言華州觀察兼轉運試解唐人舉進士多由漕試解省故唐時赴舉入都者謂之計偕穆案計偕字出史記今猶襲其名也儒林傳計吏也為進士業者留居長安不能由京兆解多赴華州求舉故唐進士由華州解者取盛唐摭言云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詩云詩卷卻拋書袋裏譬

如間看華山來雲溪友議云樂坤禱華獄廟中夜夢青綬人檢簿書言來年有樂坤及第名已到則華州官主解華神亦司及第事唐時所說如此此士人所以指說蓮峯毛疑是殿署陳設蓋未致思也

林逋梅詩

五代時江為詩云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宋林逋取之換二字作梅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自佳也文章天下之公江林當兩存之曝書亭詩云畫到影疏香暗處始知一字可稱師朱以為偷句之師則可爾若謂林句勝江可為江師江本不詠梅柰何師之李嘉祐詩云

福事日係作疎影暗香

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王維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薛據詩云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杜甫詩云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白居易云巫山夜足沾沙雨瀧下春多逆水風此皆當兩存之若強謂二字師亦非通論矣

陸游龜屋龜堂

陸游有龜堂雜興十首其近邨暮歸詩云鸞尊恰受三升醞龜屋新裁二寸冠注云近以龜殼作冠高二寸許又有新製小冠七絕云新製栴欄二寸冠則所謂二寸龜屋者如今道士冒髮總處小冠耳游晚號龜堂其春晴詩云誰見龜堂叟

搯藤送夕陽又雨復作自近邨歸詩云行人也識龜堂老小榼邨醪手自攜又書喜云堪笑龜堂老更頑天教白髮看青山又風雨夜坐詩云君看龜堂新境界固應難與俗人同又有龜堂晚興七律及龜堂雜興七絕取龜有三義自述云拜賜龜章紆舊紫養成鶴髮埽餘青龜貴一義也長飢云早年羞學仗下馬末路幸似泥中龜龜閒一義也雜興云鼻觀舌根俱得道悠悠誰識老龜堂龜壽一義也

四六談塵

宋謝伋作四六談塵謝字景思上蔡人自號靈石山藥寮子官至太常少卿據岳珂籲天辨誣通序伋爲蔡崇禮之婿寓

居於台費哀梁溪漫志舉談塵中一事云朱義陽制貼改乃  
綦處厚貼麻非令陳去非貼案綦爲伋外父語不容誤談塵  
言陳貼後又犯語忌此後當有綦貼略不載耳不得輒謂之  
誤又云謝顯道實入黨籍談塵言不入黨籍恐誤作史者採  
取案顯道爲伋叔祖更不容誤伋代作謝啟有刻石刊章偶  
逃部黨語其證顯然哀議爲非矣

茅店酒旗語

隨隱漫錄云姑蘇進蟹程奎章批荅有新酒菊天維其時矣  
上日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案不惟宋時如此梁沈炯代王  
僧辨又勸進表云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咸稱萬歲

長安酒會於此價高其時文貴輕豔故作此語時梁武簡文  
再罹慘毒勸進表不當爾也宋柳永望遠行詠雪云好是漁  
人披卻一蓑歸去江上晚來堪畫滿長安高却旗亭酒價在  
詞中則是富麗當行語耳

唐昭宗詞

唐昭宗菩薩蠻云遠煙籠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  
奴歸故宮此在華州託宮人思歸之辭南唐李後主子夜菩  
薩蠻云奴爲出來難亦代人稱奴出車詩云旣見君子我心  
則降亦代還士之妻稱我風雅之體本如此舊唐書昭宗紀  
云乾寧四年七月甲戌帝與學士親王登齊雲樓西望長安

令樂工唱御製菩薩蠻詞奏畢皆泣下沾襟而不記其詞樂志廣載前代桃葉楊叛兒等文乃亦不載此詞中朝故事唐詩紀事載之作何處是英雄迎儂歸故宮蓋疑昭宗不當自稱奴斟酌之使自稱儂新五代史韓建傳及夢溪筆談碧雞漫志亦以儂字南音西音不合又不知奴爲託宮人之詞則改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不惟內中字雜弱且失古人文意也

揆花

揆擱也詩害澣害否箋煩擱之意梁書言齊人殺寶卷右衛將軍王志取庭中樹葉揆倉之僞悶不署卽捺擱也李宣古

詩云爭禁夜深拋耍令舞來揆去使人勞黃居簡玉樓春云  
粧成揆鏡問春風比似庭花誰解語成幼文謁金門云間引  
鴛鴦香徑裏手揆紅杏蕊此詞多云馮延巳作揆今云捺謂  
抑案之亦作挪謂搓挪之唐無名氏菩薩蠻云牡丹帶露眞  
珠顆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惱剛  
說花枝好一响發嬌嗔碎揆花打人謂搓挪花以打人也潘  
元質倦尋芳云香滅羞迴空帳裏月高猶在重簾下恨疏狂  
待歸來碎揆花打其詞草堂詩餘作蘇耆直又張翥風入松  
云春縱冶便不飲從教團雪揆花打揆卽揆也耆舊續聞云  
張仲遠室人知書賓客通問必先窺來札姜堯章戲作百宜



嬌遺之仲遠歸竟莫能辨則受其指爪損面至不能出外或  
潘詞之意與姜詞意不同

詩詞虛字

唐盧延讓學為詩或請為詩之式乃為詩以示之曰不同文  
賦易為著者之乎人多笑之見太平廣記詩亦有著者之蠖  
齋詩話引詩用而字焉字哉字乎字皆致不滿而宋人頗尚  
此體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漢趙壹詩云哀哉復哀哉此  
是命矣夫小雅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梁江淹詩云不尋遐  
怪極則知耳目驚趙江詩自不佳也宋陳師道有詩云且然  
聊爾耳得也自知之老學庵筆記引酒成豈見甘而壞花在

潘詞本增

稿本知一下有注云一作黃  
應堅

須知色即空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亦為惡劣  
張炎詞源云詞與詩不同詞句有至八字者堆疊實字讀且  
不通合用虛字呼喚卻要用之得其所其言至平允然如戴  
復古沁園春詞云贏得窮吟詩句清夫詩者皆吾儂平日愁  
歎之聲不可向邇矣黃昇賀新郎詠梅云問梢頭冷蕊疏疏  
幾時開也閒者闊焉今久矣多少幽懷欲寫比戴差勝終不  
佳也詞用虛字惟張先之生查子云休休休便休美底教他  
且譬似沒伊時更不思量也取為工妙張雨貞居詞亦多填  
虛字張鎡瑞鶴仙云念歡娛取是今宵怎知恁地亦有餘韻  
張翥蛻巖詞清平樂一用四矣字一四也字為合調而設洪

舜俞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卻因而已失三官王千秋臨江  
仙云者也之乎真大錯此又指事言之不得目爲虛字

間適語

秦觀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王銍默記以爲其言  
如此必不能至西方淨土其論甚可憎也宋陽穀周文璞有  
浪淘沙云鵝黃雪白一醒然一事最奇君聽取明日新年張  
羽貞居詞和之云自家天地一陶然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  
新年張又有早春怨云半剔銀缸片時春夢過了元宵其間  
適之意真淨土也侯鯖錄東坡舉一鬼詩云湘中老人讀黃  
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言

此必子建太白鬼亦秦詞流亞張輯謁金門云樓外垂楊如  
此碧問春來幾日吳塘浪淘沙云幾日不來春便老開盡桃  
花又云時有入簾雙燕子明日清明朱敦儒好事近云經過  
子陵灘畔得梅花消息好事近云長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風  
雨都不會聽得葢流連光景人情所不能無其託言不知意  
更深曲耳

天天空格

山西交城唐開元二十九年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參軍房璘  
妻高氏書碑中我皇我字空格貞元時湖城縣進玉石珮表  
草碑我唐我字提行頒示朝廷朝字提行正定府唐永泰時

福事字惟康非云云云不  
解其意又

按福事改

恒州李寶臣碑我公我字空格惟唐裴濯少林寺碑後周明  
皇帝於皇字上空又引隋高祖於祖字上空不解其意又五  
代時溪州銅柱記我王我字提行其例甚多樓觀有唐天寶  
元元靈應頌碑稱明皇曰我其文我則云云上空一格者四  
所云我乃詩我出我車之我其義甚古福州崇妙保聖塔記  
云三年歲次辛丑冬十一月八日正址環開貞姿片合層一  
至九樣獨無雙暨空年空月良工告成末云永隆空年歲次  
空空空月空空日記中稱其主王曦為我當今我字提行末  
復署云我當今大闡大武睿聖光德隆道大孝皇帝王曦此  
與董昌僭位下詔署名何異唐書劉文靜傳云文靜諫高祖

癸巳存稿

卷十二

吳

靈石楊氏葉

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見臣下言尚稱名帝曰我雖應天受  
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公其無嫌此特常言非有所署不知此  
碑之名何人為署曦初稱大闡皇領威武節度其改元永隆  
黃峻非之云合是大昏元年觀此碑真大昏矣  
穆案古碑中  
按皇之我上  
空格者尚不止此明王華殿試策猶我皇上  
三字提行連寫先師吳樸庵孝廉家有此卷

為文檢書

齊東野語云洪景盧日視二十餘草老院吏曰蘇學士敏捷  
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為赧然案蘇洪視草異  
地不當有此老院吏此言與洪有隙者造作以短之實則誣  
蘇也春渚紀聞云東坡賦詠及著撰雖目前爛熟事必令檢

卷十二

卷十二

三

連筠移叢書

視而後出此言為近實餘冬緒錄言歐陽為文亦檢故事出處然後下筆蓋自重其文當如此吳垌五總志云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史堆積左右時謂為獺祭魚近世晏公類要之類用工間暇冀革臨時檢閱之弊得非欲蓋而反彰乎朱子名臣言行錄云楊億為文所用故事常令諸生子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既成則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焉皆時人不智之評也

家數

墨子尚同下篇云天下為家數也甚多列子仲尼篇云漫衍而無家張湛注云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後漢書法真傳

括稿事改

云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古人學行皆稱家數漢志編古書籍以家分流在六藝外時六經有師承各守家法短在務攻異己其長在精思古訓不作無稽之言至王肅皇甫謐私作妖孽之書以偽為工依似亂真後人好怪開門揖盜儒者反無家矣

八股文舊事

康熙二年癸卯八月定試士不用八股時文用策論制分三場四年乙巳侍郎黃機請復三場舊制七年戊申七月定鄉會試復用八股時文限五百五十字二十年限六百五十字後又冗長四十四年

南巡四月十一日泰州貢生俞楷奏請時文去破承題增大  
 結廷議不行四十五年三月陳廷敬參奏會元尙居易首篇  
 一千二百餘字文亦不佳向來作文不得過六百五十字所  
 作違例應黜革從之乾隆四十三年復限以七百字學政校  
 文例以平正明暢典實爾雅學生凡五等廩增附青衣發社  
 發社者或充吏或爲民論文凡六等文理平通文理亦通文  
 理略通文理有疵文理荒謬文理不通惟勦襲錄舊凡在考  
 試磨勘出首皆黜革其充吏者準作典吏或誤刊爲典史有  
 讀而喜者曰吾文理不通尙可作典史真荒謬不通五六等  
 之談也

詩題

此脫注稿本補

飲馬投錢一見太平御覽引三輔決錄爲安陵項仲山一見  
 馬總意林引風俗通又有太原郝子廉自飲水投一錢井中  
 閉門造車一見後漢書應奉傳注引謝承書一見五鐙會元  
 以石投水一見韓非子精諭篇白公語孔子呂氏春秋同一  
 見文選運命論言張良遇沛公誤筆成蠅一見三國志趙達  
 傳注引吳錄曹不興爲孫權畫屏風一見魏書陽修傳爲太  
 祖畫扇皆二事不同惜無如江南士子問天雞者秋月如珪  
 禹得珪形如月出遯甲開山圖一見文選賦注一見後漢張  
 衡傳注珪通詒爲玉皆不言月形方銳而解者多誤借書一

癡見藝文類聚杜預與子書是晉以前語李匡又資暇集亦引杜征南武庫書方勺泊宅編云李濟翁言王府新書杜元凱云云一試官以此命題押翁字竹邊水際多牡丹謝康樂語官以此命題押康字皆不得押法又一官試詩題至樂性餘語出陰符場中不知官笑曰此莊子語亦不知乃應試耶此官亦不知也

詩詞題目

古詩闕題蓋集錄時失之其曰無題則寄懷遙曲難爲造題目也詞題多旁注後人略知其事遂代造題目又不如春景夏景之名雖鄙嗙尙無礙矣陸淞瑞鶴仙起句云臉霞紅映

枕耆舊續聞云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稽爲近屬士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人墨士陸子逸常與焉士有侍姬盼盼者色藝殊絕陸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在奉觴之列陸問之士卽呼至其枕痕猶在臉陸爲賦瑞鶴仙有臉霞紅映枕之句一時盛傳逮今爲雅唱後盼盼亦歸陸氏今檢其詞皆竊玉偷香相慰之語豈當於主人筵上發其隱私草堂詩餘又以爲歐陽修作尤非矣尋此詞當是陸自愛此五字別綴一詞以存其語故知無題詩必當無題詞亦不必爲古人求題也金高永大江西上曲題云滕王閣今案其詞云長江東注此必未至滕王閣者元好問玉漏遲詞題云

有懷浙江別業元安得有別業在浙江此必後人代撰題目

元浙江或係浙川縣也

穆案裕之於正大初為浙川令見所作九日讀書山詩浙川以江名見所

作觀浙江漲詩儲本毛本萬本皆譌作浙

### 策題

困學紀聞云唐及宋初策題甚簡舉子寫題於試卷慶厯後不復寫題寢失之繁閻若璩云宋史蔣之奇傳英宗朝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日報罷非慶厯後即不寫題也案老學庵筆記云初寫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後題寢多舉人甚以為苦慶厯中賈文元公為中丞乃奏罷之紀聞所言不誤也蔣之奇失書問目或賢良方正不在常例又金史完顏匡傳

云大定二十八年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事與蔣之奇同又策中不述策問之目而濫寫策料取貴冗長亦為失書問目嘉慶十九年閏二月

諭旨對策必所對與所問相比附謹案新序雜事五云問陰對陽謂之強說論西詰東謂之強難顏氏家訓勉學云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此潛夫論考績所云以器闇應明經者也

### 科舉之學不壞人材論

昔唐韓愈以入試文辭類俳優所為深恥之宋蘇軾比場中文為黃茅白葦陸九淵在白鹿洞謂科舉之學最壞人材言

其事聞者至爲流涕夫學以文爲驗文以見用於世爲貴科舉之學疑不當如韓愈蘇軾陸九淵所言及讀劉祁歸潛志千萬卑陋之士謀樹一幟擇庸陋空滑不著邊際之文立爲格調主司取一讀書人則羣起攻之至擊登聞鼓呼屈言主司破壞文格其時值南宋陸九淵之時人材至自喪其廉恥則以爲破壞聞之流涕亦不爲過宋史選舉志云理宗時有司命題苟簡發策舛錯所取之士數年之後俾主文時謂之謬種流傳四朝聞見錄云慶元二年考官發策士莫知對時舉子不事記誦專習空虛之談射策中至有心心有主喙喙爭鳴之語嘗試論之此得科舉而未學者本非人材又內怨

臣福車增

已而度人力持庸陋格調以破壞科舉若科舉之學固不破壞人材也順治十六年定科場例首場工而後場不稱者黜不與選首場平通而二三場博雅詳明者并與收錄雍正六年定試官必將後場試卷盡行細加校閱不得專重頭場忽略後場十一年

上諭以二三場策論尤足覘經濟實學乃向來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經義已經入彀遂將策論濫收恕取不復加意閱看殊非設科本意其載於例者如此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凡民且興而況本爲人材者乎或曰興之難也原伯魯不說學則苟而可是不苟者不可也傳云民



惡其上空虛之人多必惡學者君子不欲多上人是爲科舉者不敢學故曰壞人材也又論之曰嘉慶五年五月有王君參奏天下士子務以策對爲佳又用說文字奉

旨所奏全不成話十年三月有汪君參奏考官閱三場策卷奉

旨先閱頭場再閱二三場十一年九月有楊君參奏士子通習五經奉

旨原摺發還十三年七月有何君參士子二場經文三場策論滔滔不窮以多爲才至以尺量奉

旨交部無庸議是年十一月有黃君參奏考官取文不以清

真奉

旨專尚機巧流入膚淺者亦當屏置勿錄此言官達人素講求文章格調未暇咨於

國家掌故故其言如此而試官及科舉人材以讀書爲事至不避彈劾其志甚堅其品甚正則此數摺其明證矣

累朝勸學之意著之令者至此益見其盛是科舉之學未嘗壞人材也昔賢惡科舉之學蓋未觀茲效矣嘉慶十三年除夕

科場時日名目題目字號

順治二年定子午卯酉歲八月鄉試辰戌丑未歲二月會試

三年丙戌先於二月鄉試八月會試九月鄉試四年丁亥三月會試康熙五十二年二月鄉試八月會試雍正元年四月鄉試九月會試二年二月鄉試八月會試乾隆十七年順天三月外省二月鄉試八月會試皆以特逢

恩科順治二年陝西江南十月鄉試以初入版圖康熙二十年廣西十月鄉試以歲科考不能徧嘉慶六年順天九月鄉試道光十一年江南九月鄉試以大水改期乾隆九年因春寒道遠會試定以三月

萬壽恩科始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直省舉貢監生員李長庚陳大慶查克宏等具呈據奏四月二十四日得

旨允行六月二十六日浙江武學生潘堯年祝永祺等呈請武科八月十四日得

旨允行卽五十二年春鄉秋會之榜也鄉試不歸舊貢院者順治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十三年河南六科俱在輝縣百泉書院其止增鄉試者康熙十六年以軍興令天下鄉試順天一闈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一闈湖廣江西江南一闈福建浙江一闈總歸十八年己未正科會試其題目初定頭場四書三本經四二場論詔誥表各一判五三場策五康熙二年定用兩場試策論表判初論以孝經題至是改用四書四年仍用三場八年復用八股時文舊制二十九年論題兼

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後改用孝經雍正十一年福建  
 學政楊炳以孝經題目無多請與性理間出  
 諭以聖人之孝經與宋儒之性理相並出題於義未協乾隆  
 二十一年定頭場四書文三二場經文四會試加表一三場  
 策五二十二年定二場去表用八韻詩初順治二年禮部議  
 去時文二篇增詩去策增奏疏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泰州貢生俞楷奏請二場用詩俱議格不行至是始以詩著  
 令乾隆二十三年定頭場四書文三性理論一四十七年改  
 頭場詩二場論五十三年定士子通習五經二場五經題各  
 一去論初命題俱由考官康熙二十四年刑科給事中楊爾

後福車改

淑奏請自乙丑科為始鄉會試四書俱乞

欽命試題蓋順治十五年御史趙祥呈請

欽定會試四書題至是兼及順天鄉試也是年表題亦

欽定乾隆丁丑會試

欽定詩題是後順天鄉試及會試皆

欽定四書詩題其彌封紅號以梁千文錯綜用之會試別加

滿洲蒙古漢軍奉天各直省號鄉試順天加滿洲蒙古滿字

漢軍合字南監北監中監三皿字奉天夾字承德承字官卷

官生字生員貝字各直省駐防旗字官卷官生字江南上江

字下江字乾隆元年分額九年定上江四十五名下江六十

稿車乾隆元年分額六十九名  
作漢行小記

九名山東聖裔及顏曾孟裔耳字福建臺灣至字臺灣粵莊  
 生員田字湖南三廳及保靖邊字三廳苗生田字陝甘寧夏  
 丁字榆林木字甘州西寧聿左字肅州安西迪化鎮西聿右  
 字四川寧遠寧字廣東商籍鹵字其先順天有宣化旦字今  
 裁又廣東請編崖州陵水昌化感恩崖字湖北請編施南方  
 字廣西亦請泗城鎮安別編字號

刻書

蔡清易經蒙引前有勘合云嘉靖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禮部  
 題臣等訪得科舉之書盡出建寧書坊合無俟命下之日本  
 部移咨都察院轉行福建提學副使將易經蒙引訂正明白

稿事世此上

發刊書坊庶幾私相貿易可以傳播遠邇就便刊刻亦不至  
 虛費國財十月初一日奉聖旨是欽此都察院卯字一千八  
 百十九號勘合劄付九年正月十四日福建按察司副使案  
 驗其書嫌木理疏鬆案石林燕語云刻書以杭州為上汴京  
 比歲亦不減杭州汴則紙不佳蜀建則柔木板不佳是北宋  
 時建板已不為學者所重業此者西沿及邵武金谿撫州而  
 科舉之書多出山東東昌板亦不佳其工價劣出可證者劉  
 若愚酌中志略李廷機審曠生光案云刊字匠徐承惠供本  
 犯與刻字工錢每字一百時價四分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  
 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釐得工銀三錢四分云云今推妖

書七百六十字明萬厯時每百字併板時價四分京師如此則外省價廉可知今上元鄉間刻工蘇州散放刻工亦止字三百銀四分也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初八日武英殿修書處咨通行書交納

紙張工價請領十三經竹紙書十七套十四兩四錢九分一

釐八毫一絲五忽二十三史有舊唐書竹紙書七十七套六十五

兩五錢八分九釐六毫三絲今二十四史增舊五代史請價不同

癸巳存稿卷之十二

壽